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八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文侯之命

此平王策命晉文侯爲方伯也。蓋幽王娶於申。曰申后。生大子宜臼。旣而得褒姒。嬖之。生伯服。史記曰。幽王廢申后及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大子宜臼。是爲平王。國語曰。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此平王所以策命之也。殺。古通弒。○謹案幽王之禍。黍離閔焉。若申侯若犬戎者。平王及其臣。所

不與共戴天之讎也。不可以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不可以偏安而莫振宗周之恥也。平王所以命文侯者。何爲而不念之乎。蘇氏曰。宗周覆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言厲王之禍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予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東周之不復興也。蔡氏曰。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不自振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與。大音太曰音粤褒平聲姒音似燮音薛絹音增殺音弑讎音酬膂音魯賂音路句音溝闕去聲

述曰。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經稱王若曰。父義和。史記集解引馬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此不言文侯字義和也。史記晉世家以爲襄王命文侯重耳焉。劉向新序同。今不從者。經言義和者三。如非其字之稱。於文未適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言襄王賜晉侯者。弓矢秬鬯與此所命同。而曰。用平禮也。非謂用平王此禮乎。詩旱麓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此周官所謂九命作伯也。卽曲禮所謂職方之伯也。詩白華序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取與娶通。詩小弁毛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臼與咎通。詩正月云。赫赫宗

周。襃姒威之。毛傳云。襃國也。姒姓也。昭二十六年左傳言
幽王云。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
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此王子朝之辭也。所謂諸侯者。晉
文侯鄭武公也。詩譜云。鄭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
其事也。隱六年左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依於此
也。然所謂攜王者何哉。杜注云。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
嗣宜臼也。孔疏引劉炫云。幽王立伯服爲大子爾。而呼爲
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襃姒黨立之爲王也。又引汲冢書紀
年云。伯盤與幽王死于戲。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
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竝立。二十一年。攜王
爲晉文侯所殺。故引束晳云。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

作伯盤。非攜王。而孔疏不謂然也。蓋從杜注焉。古文者汲家古文也。卽竹書紀年也。自孔疏言之。則唐本也。馬氏驌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望之以殺攜王也。平王既立于申。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知其冢嗣之當立也。不知其與弑之當誅也。虢公知其與殺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此据紀年推之也。然杜於左傳後序言紀年者詳矣。言汲冢書散亂。古文不能盡通。且言其與經傳乖異。是奚足据乎。杜注所以不言攜王余臣也。釋言云。替廢也。左傳言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是既廢彼而後立此也。安見二王竝立乎。又安見二十一年之久而始殺之乎。如攜王余臣以大子

與殺故而立也。則傳何以言其奸命乎。今曰奸命。則杜言伯服者不誣也。晉語云。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繇是言之。則立伯服者虢石父也。謂虢公翰立王子余臣者。豈其實邪。且平王之罪。謂其忘讎。是也。謂其與弒。非也。苟其與弒。則重耳之命。尚何以用平禮爲美乎。夫大子非與弒而當王。文侯定之。是文侯之美也。定之而王忘讎。則平王之罪。非繇乎文侯也。大子與弒而不當王。文侯定之。是文侯之不美也。以襄王用平禮。知平王非與弒也。小弁之詩。孟子所謂親親也。詩序稱大子之傅作焉。然則大子固得傅之敎而非楚商臣忍其親者也。其忘讎之罪。則無所逃於天地閒

矣。與弑之與讀若預。顧氏云。攜王之攜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也。然顧氏從紀年。失之矣。如以伯服言之。是也。夫左傳言王嗣者。猶顧命言大子釗爲義嗣也。其非王嗣而奸命者。必伯服也。舍伯服而言王子余臣。豈不失其奸命之尤者乎。周語云。杞繒由太姒。史記索隱云。繒國名。夏同姓。繒與鄫通。今在山東兖州府嶧縣也。驪山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南。詩板鄭箋云。卽就也。引國語者。鄭語文。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范氏甯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此以爲孔子降之。明其不能復雅也。胡氏安國云。詩降於黍離。書止

於文侯之命。於是乎春秋作矣。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云。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始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今攷左傳云。季札請觀於周樂。爲之歌王。曰其周之東乎。蓋東遷以後。其爲王政也。異乎詩序所謂形四方之風者。黍離之降。其詩自降也。孔子不得而降之也。孔子之先。魯固爲季札而歌王矣。王之風。王之詩也。不得謂之詩亡也。雖雅亡。亦雅亡爾。不得謂之詩亡也。詩亡者。詩皆亡也。王政不修。而雅亡。王政不修。則無以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明。而頌亡。王政不修。則巡狩述職之典廢。國史不得明得失之迹。而風亡。風亡者。王氏通謂天子不采詩。諸侯不貢

詩。是也。孔子之時。詩既亡。而作春秋。故春秋之時。其詩猶有存者。詩不皆亡於平王之時也。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蓋閔國之無人也。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注云。父者己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儀禮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言無禮也。禮哀公問云。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注云。振猶救也。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是也。季漢武侯。謂王業不可偏安者。不忘國恥故也。顧氏炎武云。平王東遷。周之臣子美其名爾。其實不然也。幽王之亡。宗社蕩然。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而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是也。蓋東周以偏安而不可爲也。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左

傳云。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狄與翟通。史記衛世家云。翟於是遂入殺懿公。又云。戴公申元年卒。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故左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詩定之方中。所以歌而美之也。史記越世家云。吳王闔廬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陣。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

不可。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句踐曰。

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王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大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大子。吳王使人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

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縣衛與越而覲之。句踐之謀。豈及文公之道邪。然皆足以振其恥也。況行文公之道。而御句踐之謀邪。宜蘇氏之慨乎平王矣。蔡氏申其說而明其所繇者。將非感於宋之南乎。檇讀若醉。公羊傳謂之醉李。差初佳反。卽左傳所稱夫差也。罷敝之罷。古通疲。禮玉藻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所謂旋旋也。以言平王。猶謂其揖讓而救火爾。平王之世。鴻範所謂家用不寧也。非所謂家用平康也。引春秋傳者。昭二十六年文。晉語韋注云。釋舍也。詩桓毛傳云。閒代也。文八年左傳杜注云。效猶致也。蓋宣王之初。諸侯舍其位以代王政。及其久也。宣王有志而後致官政於王焉。史記周本紀云。厲王卽位。好利。近榮夷

公。大夫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厲王不聽。

國人謗王。召公諫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

大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

得脫。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於彘。大子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其

事也。陸氏粲云。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注云。共國。伯

爵。和名。莊子云。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立宣王。復

歸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脩其行好賢

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則共和皆共伯

和也。綠今攷之。是未可執之以難史遷也。安知共和之世。

不又有諸侯共伯和者適在其閒乎。以其皆與釋位姦官之義符也。詩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其詩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又云。不與我戍許。蓋許近於申者也。申。今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許。今在河南許州也。蔡謂平王忘讎者。朱子揚之水傳義也。此春秋之志也。蔡義得其宗矣。近世尚書家。江王孫段諸儒。於蔡義之大若斯者。猶不采之。而學者又習以近儒爲宗。嗚呼。經術之微。非一人一日之故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左去聲 辟必益反

蔡氏曰。同姓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也。不名者尊之也。馬氏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是也。集就也。詩之言文王曰。有命既集。正長也。先正者鄭氏謂先臣公卿大夫也。左右助也。辟君也。越于。猷道也。率循從順也。無不循順者猶論語言先王之道小大由之也。肆故也。先祖文武也。經於帝命獨言文王者。先正事文王遂事武王。而武王受命因乎文王。若君奭立政所稱皆然也。今言先祖。則統乎文武矣。懷安也。言文武之德。上則昭明而升聞于天。下則布聞在人。惟是上帝就其命于文王。亦惟先臣之長能助而明事其君。于小大所謀之道無不循順者。蓋在下之人心循順。則在上之天心集命也。故先祖文武皆安在位焉。長丁丈反

述曰。同姓稱父。詳呂刑疏。書疏云。鄭讀義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繇疏言之。此鄭據釋詁。以爲字配其名也。今攷桓二年左傳云。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師服曰。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此大子卽文侯也。史記晉世家所謂仇者讎也。然則其字義和者其名仇之反配也。釋文云。義亦作誼。蓋當如字讀焉。說文云。昭日明也。升史記作登。猶酒誥所謂登聞于天也。馬義見史記集解。經曰。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曰。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皆以一句讀也。引詩者大明文。毛傳云。集就也。互詳多方疏。文王于史記作文武。今作文王。蓋馬鄭本也。於義自融也。正長。釋詁文。鄭義見

魏志武帝紀注。禮緇衣云。昔吾有先正。詩雲漢毛傳云。先正百辟卿士也。釋詁。左右與助。義同。漢書谷永傳云。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永引經者。顏注云。周書君牙之辭。非也。永時未有僞古文。葢引此經也。然永失其讀矣。如其說。則經言克者不若綴旒乎。經以左右之助言。非以左右之近言也。釋詁云。辟君也。繇道也。猷古通繇。禮緇衣引君牙云。爾有嘉謀嘉猷。注云。猷道也。率循。釋詁文。從順。詳鴻範疏。詩采菽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箋云。連屬之國。亦循順之。葢自左右之近言也。今經之爲文。則言凡在下者罔不循順爾。釋詁。懷安義同。江氏云。先祖該成康以下。非也。此猶僞傳言後世先祖也。夫成

康以下若厲王者。能安在位乎。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造才老反

閔傷也。造爲也。謂嗣文武之所爲。承上文而言也。詩曰。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丕愆大失也。言天丕愆者。以君父之愆。無所歸咎。而歸咎于天也。若板蕩之詩皆然也。言傷予小子。欲嗣文武之所爲。而天今大失也。殄絕也。資澤者下民所資用之惠澤也。詩曰。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戎王氏謂兵也。純大也。言絕其資用之惠澤于下民。侵兵于我國家者大。蓋內則民窮。外則寇患也。卽就也。詩曰。我卽爾謀。

孟子曰。欲有謀焉則就之。耆壽俊者老成人也。服事也。曰者王自明其呼祝之辭也。呼祖及父者。蓋疾痛之呼。若史記所謂人窮則反本也。詩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伊維續事也。言就我治事之臣。無或老成人在其事。予一人則無能。惟祝之曰。祖乎。父乎。其維憂我躬。遂歎苟有事予一人。其永安在位矣。蔡氏曰。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謹案侯兵者申侯與犬戎爲之也。平王以此爲天丕愆焉。又烏知其所歸咎哉。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平王之時。既無耆壽俊矣。何無一籲俊之謀也。呂氏曰。平王徒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彊。燕昭小國之君爾。慨然有復讎之

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已哉。蹻居表反喪去聲蹙音蹴燕平聲慨音溉

述曰。詩周頌云。閔予小子。鄭箋云。閔悼傷之言也。引造義者詩酌文。毛傳云。蹻蹻武貌。造為也。傳以為武王嗣文王之所為也。呂刑云。兩造具備。史記集解云。造一作遭。或曰。此古通也。非也。詩周頌不曰遭家不造乎。書疏引王云。遭天之大愆。則以造通遭爾。偽傳義同。蔡傳云。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蔡不承上文而言。於義未融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云。愆失也。詩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云。上帝板板。故云。天之方難。又云。天之方虐。毛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鄭箋云。天斥王也。詩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云。蕩蕩上帝。故云。疾威上帝。又云。其命

多辟。毛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釋詁云。殄絕也。引資義者

詩板文。毛傳云。蔑無。資財也。鄭箋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

施衆民。詩桑柔云。國步蔑資。鄭箋以資爲民之資用也。王

義見書疏。説文云。戎兵也。蔡傳云。戎狄侵陵。此以侵戎爲

戎侵。於文未適也。釋詁云。純大也。引卽義者。詩板文。鄭箋

云。卽就也詩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詩云。皇父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

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毛傳云。豔妻褒姒。是也。林氏据此

詩以明其無耆壽俊也。漢書成帝紀云。詔曰。書不云乎。卽

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蓋異文也。引忍予者。詩雲漢

文。僞傳云。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

念我身。蔡傳義同。今攷王稱諸侯者。禮有伯父叔父之稱。不稱祖也。苟以稱諸侯。則經文相承矣。何又加曰之文乎。其文加曰非加王曰。則曰者王之自明也。非史氏辭也。伊維。績事。皆釋詁文。又釋詁云。績功也。蔡傳從之。今訓事者。承上文昭事而言。於文尤洽也。戰國策云。燕王噲既立。舉國屬子之。三年。燕國大亂。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大子平。是爲燕昭王。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郭隗先生對曰。臣聞古

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此燕昭王得士以復讎者也。苟不得士。將與不知恥之人而共國。必不能復讎矣。何以能雪恥乎。以孟子稽之。

齊宣王勝燕。未久。而燕人畔。宣王亦卒。迨燕昭王二十八年而報齊。則在閔王矣。史記以爲湣王伐燕。非也。湣與閔通。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扞侯幹反

昭。光也。顯祖。文人。蔡氏以爲皆謂唐叔。卽上文先正也。肇敏。刑。灋也。紹。繼也。謂繼立也。乃辟。平王自謂也。追孝者。前人之孝。後人追之也。詩曰。遹追來孝。多。卽多少之多。修。循遠也。楚辭曰。路修遠以多艱兮。扞。衞也。言汝能光汝顯祖。汝敏于灋文武。以會諸侯繼立乃君。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既多遠衞我于艱難。若汝者。我所嘉美也。○謹案經不

曰汝其而曰汝克者。以文侯之既事言也。文侯之既事。無佗焉。會一二諸侯也。繼立平王也。然所謂肇刑文武者。將惟是而已哉。平王其亦思文謨武烈之謂何也。遹音聿佗與他同

述曰。昭光釋詁文。僞傳云。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此釋昭爲明也。則非涂文不洽矣。史記晉世家云。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今山西太原府也。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肇敏。釋詁文。又釋詁云。肇始也。蔡傳云。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今不從者。蓋顯祖實始刑文武焉。則追孝者固繼之也。非始之也。釋詁云。刑灋也。紹繼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鄉

婁云。逌逌。來勤也。文王逌追王季勤孝。是也。來勤。釋詁義也。僞傳云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蓋傳釋多者。據周官司勳文也。非也。史記晉鄭世家。皆無言其時誅犬戎者。周本紀言諸侯立平王。東遷於雒邑。辟戎寇。則何戰之有乎。且其讀曰。汝多修。於文未適也。楚辭云。夫惟靈修之故也。王逸注云。修遠也。今以楚辭言之。靈修者。卽楚辭所謂好修也。釋詁云。靈善也。修如臯陶謨身修之修。王注非也。然其訓修爲遠者。據楚辭所謂修遠也。詩六月毛傳云。修長也。凡長者則遠矣。文六年左傳杜注云。扞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其義也。扞古文作戰。說文云。周書曰。戰我于艱。

此引而節之爾雋傳執以離經失其讀矣。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秬音巨鬯音暢卣由手反又音由彤音同

師衆也。古者籍民衆以爲兵。視師即視兵也。賚賜也。秬鬯者。以秬黍釀鬯草也。卣中尊也。說詳洛誥。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此宣王所以賞召穆公平淮夷之功也。今經不言圭瓚者。從可知也。彤赤。盧黑也。左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今惟盧弓矢不及其數。爾旅與盧通。文侯非有平犬戎之功而平王以賜之者。爲其有立己之功也。四馬曰乘。

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亦天子賜諸侯之禮也。往謂往歸也。惠者。上文所謂資澤也。康。安也。荒寧者。怠安也。簡恤者。簡閱其衆而惠恤之也。鄭氏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繇近以及遠也。○謹案成王之顧命曰。柔遠能邇。召公申其義以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康王申其義以告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謂遠者。何如其遠哉。今平王乃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又曰。簡恤爾都。而於王室六師。顧無與文侯謀之也。則其所謂遠者安在乎。籍音藉氣音慨旅音盧爲其之爲去聲乘繩證反予上聲

述曰。師。衆。詳顧命疏。籍。謂書之也。周官小宰注所謂伍籍也。賚。賜。釋詁文。引秬鬯者。詩江漢文。毛傳云。釐。賜也。圭瓚

詳顧命秉璋疏。引左傳者文四年文。蓋言詩彤弓之義也。杜注云。愾怒也。詩毛傳云。彤弓朱弓也。則朱者赤也。詩釋文云。玈或作旅。譌。非也。段氏云。魏三體石經。於文侯之命。盧作旅。蓋古本也。孫氏云。周官司儀注云。旅讀爲鴻臚之臚。則旅者盧之假借也。說文云。齊謂黑爲驢。蓋盧其省文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蓋重其賜也。周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云。勞者。勤勞王事。引此經而說之。蓋賞其勞也。引乘馬者。詩采薇文。周官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故周官云。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蓋馬四匹爲乘也。蔡傳云。馬供武用。蔡以爲戎馬也。今不出之者。左傳言襄王

命晉侯云。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今此經無文也。則未知其爲戎輅之馬歟。抑爲大輅之馬歟。周書謚灋篇云。好樂怠政曰荒。蓋荒怠也。釋詁云。寧安也。周官大宗伯云。大田之禮。簡衆也。桓六年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則簡者閱也。鄭義見書疏。蓋鄭据周官之都鄙言也。覲禮云。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此禮之常也。非所以馭變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八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九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秦誓

此秦穆公以師敗悔過而誓言也。蓋穆公與鄭盟。使杞子成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及出師。蹇叔哭師。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閒。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

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知鄭之旣知備也。於是乎悖心果動矣。滅滑而還。晉人禦秦師于殽。敗之。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襄公之母。文嬴。秦穆公之女也。請三帥。幸舍之。秦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此以左傳稽之。而秦誓皆符矣。書序以此爲作秦誓之繇。蔡氏從之。是也。○謹案周書終文侯之命。而秦誓繫之。相次以終焉。何也。此周衰而秦興之幾也。晉文侯立平王而東遷。史記稱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是周以文武興王之地。猶不守也。故秦風無衣之詩曰。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此西周遺民望平王以復仇也。遺民者國風二南之遺也。平王棄其地。斯棄其民矣。嗚呼。惜哉。左傳稱季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蓋秦自襄而迄於穆。孟子所謂用夏變夷者也。文侯之命。歎無耇壽俊。乃不思求其人而用之秦誓則悔不用人而思之。大學稱秦誓而明君子平天下之道焉。雖穆公非皆踐誓言者。然其所思則已遠矣。周棄文武興王之地。其後人又不思用人。則終弱。秦得文武興王之地。其後人又能思用人。則漸彊。周衰而秦興。聖人蓋於此知微矣。夫豈讖緯云乎哉。蹇居偃反與師之與音預曾直救反乘去聲輯如字又去聲嬴音盈帥色類反舍上聲鄉音向幾平聲爲之之爲去聲讖楚譛反

述曰。史記秦本紀云。秦姓嬴氏。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好馬及畜。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今甘肅秦州也。秦本紀云。襄公於是始國。蓋秦本附庸。以襄公封諸侯。而始國於岐山以西也。故史記六國表序云。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蓋有繇也。竊古通攷言穆公者。據僖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左傳也。公羊傳穀梁傳謂百里奚與蹇叔同諫。皆送其子而哭之。史記秦本紀同。本紀又以孟明視爲百里傒子也。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也。傒與奚通。今以孟子稽之。百里奚相秦者也。故公穀言此諫者。以百里奚爲先。而相臣不以直諫自明。故蹇叔之諫。尤聞於天下。而左氏獨稱之

歟。秦本紀云。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授之國政。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繇是推之。蓋此諫殆亦讓其知名者矣。据經下文言艮士旅力者。則其有同諫可知也。繆與穆通。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也。滑近晉之國。襄二十九年左傳言晉之侵小云。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殽今在河南。河南府澠池縣西。釋言云。替廢也。不廢其襲鄭之謀也。文二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文三年左傳云。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

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而史記以爲伐晉得慶。秦誓作於其時。謂卒得孟明之慶。非也。金氏履祥從之。其未察乎。誓云。亦尙一人之慶。蓋所謂一介臣也。非孟明也。孟明者勇夫也。雖其後懼而增德。亦改其勇夫之爲。而豈遂足當所謂一介臣者乎。左傳先後無言作此誓者。今以誓多痛辭。其必在殽敗郊哭時也。豈類於伐晉得慶之辭乎。公羊傳云。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穀梁傳同。史記從公穀焉。故云。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則以爲其時之誓。不當稱我士聽無譁矣。然左傳言鄉師而哭。蓋公穀非其實也。且彭衙之敗。由勇

夫之欲也。非黃髮之詢也。故焚舟之役。春秋書曰。秦人伐晉。而左傳實爲秦伯焉。明其非皆踐誓言也。僞傳云。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灋。故錄以備王事。然錄秦誓而以悔過汎言之。則其悔而未改者。又豈足灋乎。詩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非也。蓋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無衣之序。則傳者之失矣。定四年左傳。言秦救楚。云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是序言刺用兵者。不相反邪。鄭箋釋王于興師。則云。於王興師。詩疏遂云。於王灋興師。今自興之。王不興也。此從序而爲之說爾。於文未適也。謝氏枋得云。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

知天下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興起。況親炙其人乎。引季札者。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杜據詩秦風序言之也。秦仲者。非子之孫。襄公之祖也。後世。若魏書。遼。金。元。諸史。不皆有秦風之感哉。李氏謹思云。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彊。春秋於秦。每人之。以尊周也。而天下之勢。駸駸趨於秦。孔子不見其幾乎。今攷周之弱而不彊者。非東遷則必然也。以不思用人。故也。論語稱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羅氏洪先云。秦誓。悔過

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今攷穆公悔過陷。其報殽之役。遷善猶未盡也。王氏炎云。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也。書亦不得廢其言。今攷書終秦誓者。非惟其言已也。以其悔過之明。能思用人。卒使孟明勇夫。且懼思以收其用。豈與彼甘心自弱者比乎。故周之弱也。棄地焉。不思用人焉。其理必終弱者也。秦之彊也。得地焉。能思用人焉。其理必漸彊者也。論語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可知者。皆決於禮焉。禮者非他也。其理之本乎天。而人所宜然也。故記曰。禮也者理也。又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蓋非空言也。自李氏而下。三者之言。皆

得其一端而當酌之者也。酌之。則其理章章矣。此所謂經術也。凡讖緯之書。曰圖讖。曰𥸤緯。皆誣以孔子知來。漢人且謂之內學焉。五經之緯及論語孝經。所謂七緯也。後漢光武之興。與讖適符。遂敬而讀之廡下。故後漢書張衡傳云。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是也。今攷史記趙世家云。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蓋秦既有焉。故曰。亡秦者胡也。曰。明年祖龍死。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皆讖也。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傳不以讖言也。何休注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

濾。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此何休以讖釋經也。是誣也。彗者孛星也。春秋哀公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其說也。胡者秦始皇之子胡亥也。隋志云。宋大明中。始禁圖讖。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似也。而後世猶有述焉。以經籍之讖緯至今存也。而史籍羣書無論矣。此歐陽氏脩所以請刪之也。明史劉基傳贊云。基以儒者有用之學。輔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讖緯術數妄為傅會。其語近誕。非深知基者。信矣。宋邵子為皇極經世之書。其言易也。則自為其術數焉。

非孔子所謂易也。然邵子豈識緯者流乎。邵子云。穆公悔過之辭。非惟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譁戶瓜反

公者。秦穆公也。曰者。史敘其誓辭也。士者。師衆之美稱也。猶牧誓稱夫子也。穆公鄉師而哭。故稱我士焉。無譁者。毋譁也。羣言者。衆言也。衆言之首者。蔡氏謂第一義也。民。人也。訖。止也。謂止而絕之也。若是者。起下文之辭。盤。安也。傳。從也。左傳曰。從善如流。艱亦難也。凡人當止而絕自己若是之多安。蓋責人此無難。其自安而責人。若是也。惟受人責從如水流。是惟難哉。其自安而不受人責。又若是也。此

自己若是之多安也。皆當止而絕之也。此穆公悔其自安。責蹇叔而不受蹇叔之責。今乃知古人之言爲首戒也。讙音喧

述曰。書疏引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非也。穆公郊次。以師敗之餘。鄉而哭之。雖羣臣萬民皆在焉。宜獨呼我士也。禮曾子問注云。首本也。僞傳云。衆言之本要。其義也。而蔡義尤易明焉。易乾象云。見羣龍无首。象傳云。首出庶物。其例也。民。人。詳酒誥疏。釋詁云。訖。止也。商書云。天旣訖我殷命。周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皆謂止而絕之也。今此經宜一例也。釋詁云。豫。般。樂也。豫。安也。則般亦安也。盤與般通。釋詁云。俾。從也。引左傳者。成

八年文。僞傳云。民盡用順。是多樂。蓋以訖止。則有盡之義焉。釋自爲用者。詩執競毛傳義也。釋言云。若順也。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云。詔曰。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書疏引之以申傳也。繇傳言之。則經言責人者。不若綴旒乎。傳以責人而下。非古人之言。於文未適也。蔡傳云。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繇蔡言之。古人之言。其言自安者。徒言人盡若是也。而不言止而絕其若是也。則言病不言藥也。何以爲羣言之首乎。又蔡云。穆公悔不聽蹇叔之言。是矣。蓋不受責也。然不且責蹇叔邪。江氏云。民止自順是多樂。亦言病不言藥也。言民止是多樂自順也。釋詁云。俾使也。書疏云。使如水之流下。於義未融也。釋詁云。艱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逾音踰

逾益。邁往也。蓋日月且往且來。今我心之憂者。以日月益往。如弗謂來。夏氏以爲憂改過之無日也。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述曰。呂氏春秋高誘注云。逾益也。詩蟋蟀云。日月其邁。毛傳云。邁行也。蓋行則自斯而往矣。或曰。小雅正月之詩。昏姻孔云。蓋云旋也。此毛傳義也。詩釋文謂云又作員。商頌元鳥之詩。景員維河。鄭箋謂員古文作云。書疏於此經。謂員卽云也。然則古本作員矣。下文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引作雖則員然。今皆作云者。衞包改之爾。今攷書疏引王注。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而不言王釋員爲云。安知古

本不又作云乎。鄭風出其東門之詩。聊樂我員。詩釋文謂員亦作云。其例也。此之異文。蓋古通焉。以云來爲旋來。亦一義也。而下文云然。未可釋曰旋然。亦奚其執也。夫不觀衞風雄雉之詩乎。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云猶謂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音記

謀不異古人者。稱曰古之謀人。謂蹇叔也。謀不過今人者。稱曰今之謀人。謂三帥也。忌如詩叔善射忌之忌。語辭也。姑且也。尙庶幾也。猷謀。詢訪也。黃髮者髮白復黃。老成人也。愆失也。言惟古之謀人。則曰。未肯就予矣。蓋難親也。惟

今之謀人。且將以爲可親。蓋就子也。雖則謂然。庶幾謀訪此黃髮者。則親古之謀人。而無所失爾。幾平聲

述曰。古之謀人。非古人也。今人。而古人之也。魏志云。陳登字元龍。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說文云。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僞傳云。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蔡傳云。忌疾也。以其不就己而疾之。蓋讀忌如字焉。以斯屬辭。於文未適也。詩瞻卬云。維予胥忌。其辭不可以反觀乎。此文之忌。猶下文之猗。皆語辭也。蓋秦誓一篇。其文辭多類詩焉。引忌義者。詩大叔于田文。其詩之言忌也。凡八。毛傳云。忌辭也。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詩揚之水箋云。彼其之子。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

是也。說文云。惎毒也。周書曰。來就惎惎。蓋周書者古文佗篇之辭也。或以爲此經異文者。非也。姑且。詩卷耳毛傳義也。詩菀柳箋云。尙庶幾也。釋詁云。猷謀也。又云。詢訪謀也。則詢亦訪也。釋言云。猷肯可也。今言肯詢言可詢。皆非穆公自責之辭也。詩閟宮云。黃髮兒齒。釋詁說之爲壽也。邢疏引舍人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漢書李尋傳注引愆作諐。釋言云。諐過也。失猶過也。此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義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仡許訖反 截音捷諞數連反

番番。老貌。黃髮白白而生。皤皤然也。旅力同力也。詩曰。靡

有旅力。愆猶上文則罔所愆之愆。言我既失之也。尙猶也。詩曰。不尙有舊。仡仡勇貌。不違者猶論語稱莫子違也。上文所以言自盤姑親也。截截便巧貌。馬氏謂辭省也。諞言便巧言也。君子謂在上之人。皇公羊傳作况。蓋古通也。多者稱美也。猶漢書言帝以此多之也。言皤皤然良士。昔以直諫同力。我既失之矣。今我猶幸得其人有之也。仡仡然勇夫。昔以出師射御。不我違矣。今我猶不欲之也。惟截截然善於便巧言者。昔使君子背盟。改易其辭矣。今我况多美而有之乎。蔡氏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是也。公羊傳謂百里奚與蹇叔同諫。穀梁傳亦然。此經所以稱旅力也。省生上聲

述曰。詩崧高云。申伯番番。釋訓云。番番。勇也。僞傳以言此經。則非不欲勇夫之義也。蓋番者皤之省文也。說文云。皤老人髮白貌也。史記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蓋合而言之也。引旅力者。詩桑柔文。鄭箋云。曾無有同力諫諍。今攷詩北山云。旅力方剛。毛傳云。旅。衆也。衆。則其力同矣。漢志云。呂。旅也。周官以六呂爲六同。其例也。僞傳云。衆力已過老。傳釋愆者。於文未洽也。說文云。呂。脊骨也。重文作膂。旅與膂通。或以言此經。非也。黃髮之老。宜曰膂力既衰。豈宜謂之愆乎。詩氓云。匪我愆期。言我愆其期也。則此言我愆其力矣。引尙有者。詩召旻文。朱子云。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詩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鄭箋以尙有爲猶有

也。亦其義也。蓋與尙訓庶幾者不同。蔡傳云。我庶幾得而有之。此其可也。蔡傳云。我庶幾不欲用之。此其不可也。夫不欲斯不欲矣。不當以庶幾爲言也。蔡因僞傳而失之也。詩皇矣云。崇墉仡仡。今言人立如城。蓋其勇也。釋文引馬云。訖訖。無所省錄之貌。蓋馬不作仡仡焉。繇馬言之。當曰我則不欲矣。豈曰我尙不欲乎。後漢書注云。違。失也。書疏云。射御不失。於義未融也。曰。旅力既愆。曰。射御不違。曰。俾君子易辭。皆謂穆公言之。經文一例也。射御者出師之事也。穆公命出師。而三帥不違。其非射御不違邪。馬義見釋文。馬云。辭省要。今以諞言非誠要也。故節焉。說文云。諞便巧言也。引此經而說之。釋文云。諞。馬本作偏。馬云。偏。少也。

蔡傳云。皇遑通。我遑暇多有之哉。此以不遑爲遑。猶左傳以不敢爲敢也。然諞言者小人也。絕小人則大君之急務。不當以暇不暇爲言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云。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柰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此傳錄秦誓之異文也。繆與穆通。說文於籒文。辭作辤。蓋與怠之文近也。公羊傳何注云。竫猶撰也。易怠猶輕慢也。說文云。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亦異文也。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於無逸。皇作兄。詩桑柔云。倉兄塡兮。毛傳云。兄滋也。其義爲况。詩釋文云。兄音况。本亦作况。則皇古通况也。蓋以音轉而假借焉。大傳

云。皇於聽獄乎。鄭大傳注以皇爲況。其義也。後漢書馮異傳云。諸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帝以此多之。則多者稱美也。詩魚麗云。物其多矣。又云。物其有矣。今言多有。非其例也。諞言小人。君當絕之。雖少有可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斷丁亂反猗於宜反好呼報反啻音翅冒莫報反惡烏路反

昧昧暗也。暗自思之者。夙夜幽獨之思也。一介大學引作一个。蓋古通也。下文所以言一人也。如有一人。則能如是。

況不惟一人乎。史記謂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是也。斷斷者。鄭氏謂誠一之貌也。猗。大學引作兮。蔡氏謂猗語辭也。技者。才藝也。誠一之臣。其德量所容者大。不以一己之才藝爲能。於是乎人見其無他才藝矣。或曰。他技者。鄭氏謂異端之技也。繇鄭言之。誠一之臣。惟有容人之善也。其無異端之技乎。故經言人之有技。不言人之有他技也。他技者。似利而非利者也。禮言民之興藝者。則曰。尙技。而其言所禁者。則曰。作奇技以疑衆。蓋有技。而無他技也。休美也。休休者。其心美之又美焉。蓋容善之量無窮也。故擬之曰。其如有容。如者。擬之無窮之辭也。若己有之者。鄭氏謂樂人有善之甚也。彥者。德之成美也。聖者。德之通明也。

不啻猶不但也。亦言其甚也。蔡氏謂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是能容之者。是休休而能容其才其德也。職主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其所以主乎保子孫黎民之利也。冒大學引作媢。蔡氏謂忌也。疾害也。違者鄭氏謂拂戾也。俾使也。達大學引作通。鄭氏謂通於君也。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鑑此足矣。擬疑上聲樂音落拂扶弗反甫方武反

述曰。廣雅云。昧昧暗也。僞傳以屬上焉。謂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非也。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焉。釋詁云。惟思也。則此豈屬上邪。今之分屬從蔡傳也。釋文引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此於文未適也。下文言致殆

者亦蒙一介臣而言也。楚辭云。彼堯舜之耿介兮。孟子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今言斷斷則耿介在其中矣。左傳於襄八年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於昭二十八年云。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則一介猶一个也。必執說文無个者。固也。於文。分竹爲个。史記貨殖傳云。竹竿萬个。蓋古稱也。易繫辭傳云。斷可識矣。故斷斷者必誠一焉。鄭義釋禮大學所引文也。下引鄭同。詩伐檀云。河水淸且漣猗。詩疏云。猗辭也。書疏云。猗兮之類也。公羊傳作焉。蓋焉亦辭也。史記馮驩傳云。無他伎能。技與伎通。謂才能也。禮坊記云。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注云。技猶藝也。又云。人君貴尙能者。不吝賜車服。是也。蓋尙技所以賤車也。而民

藝以興矣。作奇技以疑衆。禮王制文。言所禁也。或曰。公羊傳何注云。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蓋義與鄭同。害者利之反也。書疏引王云。斷斷守善之貌。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然容善之大。豈徒守善而已乎。蓋王以容爲容過也。不其失乎。詩蟋蟀云。良士休休。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言所美也。大學釋文引鄭書注云。休休寬容貌。然其心非以貌言也。易繫辭傳云。擬之而後言。今非擬其心之量邪。立政云。成德之彥。則成美矣。釋訓云。美士爲彥。美其德也。聖義詳多方篇。不啻詳無逸篇。是大學引作寔。釋詁云。寔是也。亦職大學引作尙亦。論衡引作亦尙。廣雅云。尙主也。漢官儀。尙食尙方。其例也。

職主。釋詁文。論衡云。尙書曰。黎民亦尙有利哉。此失其讀矣。蓋跂覗乎子孫黎民也。夫非保黎民。必無以保子孫。大學不有失衆則失國之憂乎。好善而皆保之。此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所保者能獨私其子孫乎。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然則若己有之者。明其好之也。故能容其才其德者。皆以好善統焉。鄭大學注云。媢妒也。忌猶妒也。疾害。詳洛誥疏。皋陶謨云。予違汝弼。弼拂與弼通。此違而能拂。雖拂而不戾者也。今言其拂戾焉。蓋義以相反而相生也。蔡傳云。違背也。拂戾則必背之矣。詩十月之交云。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蓋其拂戾可知也。殆危。釋詁文。古之傳經者。其異文也。將口傳之異歟。將簡書之異歟。如有一介之如。及

如自之如。大學皆引作若。釋文云。他亦作它。鄭大學注云。彥或作盤。皆異文也。盤者彥之聲近也。大學所引者。其如有容焉。此多焉字也。蓋其文之成聲尤善矣。以保大學引作以能保。其於下文言以不能保者。尤相應也。新唐書云。房元齡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杜如晦臨機輒斷。元齡每議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當世語良相者。必曰房杜云。贊曰。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諒其然乎。新唐書云。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

卒不可得也。又云。張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若此者。非千秋金鑑也邪。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杌五骨反　隉五結反

杌隉者危而不安也。曰爰由自也。一人上文所謂一介臣也。懷安。慶善也。言國之危而不安者。爰自一人。國之榮而安者。亦庶幾一人之善。蔡氏謂安危繫於所任一人。是也。蓋穆公惓惓乎用人之辨矣。此結上文言一介臣之意。而

中思不已焉。惓音拳

述曰。杌亦作阢。說文云。隉危也。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又云。阢石山戴土也。蓋山之險危者有阢也。則亦不安矣。然必改杌爲阢者非也。易困上六云。困于葛藟。于臲卼。薛虞本作劓杌。今易釋文言之。蓋所傳者異也。張氏九成云。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皆不安者也。釋詁云。爰曰也。今轉注之。由自。懷安。皆釋詁文。慶善。詩皇矣毛傳義也。呂氏云。安危由我一人所任。穆公所以責己也。如呂氏言。蓋大學所謂一人定國者歟。然於經病添文矣。經言一人。不言一人所任也。呂刑云。一人有慶。此天子之辭。穆公以自道焉。則嫌也。今從蔡義。而責己所任者不亦

該乎。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九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逸文

序尚書者舉尚書百篇今亡者過半矣況書不惟百篇已乎若禹誓湯說拚誥諸篇皆序者無之也其逸文今猶有存者雖然不可不察也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采逸文而察之其爲言之難不亦微哉今之於尚書也其似逸文而皆非者則有五焉有古志之書而非孔子雅言者有逸文而僞者有異文而譌者有檃栝其經而引之者有經說而以其經目之者此五者皆非逸文也漢志曰周書七十一篇蓋不以逸名之非尚書之逸也然說文爾雅

郭注皆名之曰逸周書其將疑於僞乎文二年左傳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今其文在周書中也而左傳謂之周志不謂之周書不與其凡引周書者同蓋愼之矣漢志曰周史六弢六篇蓋莊子所謂金版六弢者與若此者則古志之書而非孔子雅言者也苟不察焉其采之而純者希矣王莽之篡先贊辭曰假皇帝僞者乃爲嘉禾曰假王莅政漢志曰唐帝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僞者乃爲書言曰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若此者則逸文而僞者也苟不察焉其書之亡者以爲猶有逸文於其僞而信之將小人之巧而君子售其欺非天下之憂乎無逸有厥亦惟我周之文白虎通則言曰

厥兆天子爵。此今文也。酒誥言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大傳則言王曰封。惟曰。若圭璧。盤庚言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大傳則言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今文也。伏生壁中本之殘也。若此者。則異文而譌者也。苟不察焉。其書之存者。執其逸文。而疑其有闕也。信道不篤。孰階之厲乎。僖三十三年左傳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約於今康誥之文。而其義皆同。若此者。則隱栝其經而引之者也。苟不察焉。則未觀其通矣。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偁旻天。此古尚書說也。猶其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蓋以詩傳亦統

於詩也。若此者。則經說而以其經目之者也。苟不察焉。是比於孔子。易傳今尊之爲經也。夫比於孔子。可乎。故此五者皆非逸文也。今察而采之。凡經傳諸史所引尚書逸文。有知篇名者。有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有不知篇名亦無繫代者。綴爲三卷。亦注而疏之。庶求其義焉。蓋逸文所存。雖一二微言而容光之照。於是乎知日月之明矣。且僞古文者。有襲乎逸文而竄之。今僞者既芟而不勤勤於逸文。則疏也。論語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皆詩辭也。論語引之。皆不明言爲詩。論語及孟子所引書有不明言爲書者。蓋亦論語引詩之例也。曰奚爲後我。孟子再引之。一則言書。一則不言書。堯典曰。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爲章引之。亦不言堯典矣。故今於此類。謹采爲逸文。以聖賢攷古。必宗尚書也。今古文大誓逸文。列二十九篇中。故每條分節。皆空一字。而離虛位焉。明其不次之次也。今此三卷。既稱逸文。其不次之次。明矣。其條分者。皆不空焉。𤔡音菝𨻳音隱栝音括儳蒼陷反彊音藹偁與稱同㸑音備芟音彩

述曰。漢書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顏注謂劉向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然顏從向說。非也。左傳引周書者。謂之周志云爾。豈尚書之餘乎。南史劉顯傳云。任昉得一缺簡。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梁書劉顯傳同。蓋

顯猶向說也。莊子云。金版六弢。司馬彪注云。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大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今以漢志攷之。周史六弢六篇。蓋隸儒家者流。班固自注云。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則周史之書也。顏注以爲今之六韜。非也。今之六韜。後人襲而爲之爾。淮南子云。其曲中規。檃栝之力。謂約而括之也。曲禮云。毋儳言。鄭注云。儳猶暫也。非類雜。孔疏云。暫然雜師長之說也。引相及者詳康誥疏。易貴旁通。所謂觀其會通也。

凡逸文知篇名者。五十七條。

虞書

九共逸文一條

鄭氏曰。九共九篇逸。馬氏曰。共灋也。大傳曰。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是也。共音恭美惡之惡如字好去聲惡烏路反

述曰。鄭義見書疏。馬義見釋文。蓋馬言九共序也。詩長發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毛傳云。共灋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平平婢緜反

辯治也。民居下土。故曰辯下土焉。蓋治水後治民之辭也。平平者九共之灋。猶鴻範言王道平平也。詩傳曰。平平辯治也。使民者九共之灋。當令其民若斯也。敖慢也。與傲通。堯典曰。象傲。皐陶謨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無逸曰侮厥父母。亦敖也。左傳曰。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皆敖也。

禮曰。荒怠敖慢。故曰。敖不可長。左傳曰。無敖禮。蓋敖者民之大戒也。無敖者。九共之所以爲濾也。馮音憑長丁丈反

述曰。此大傳所引九共文也。大傳之虞夏傳其言九共者稱書曰而引之。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使民無敖路史引作民以無敖。蓋異文也。九共序云。帝釐下土。今未知帝堯歟。帝舜歟。則無以言予之自謂者歟。辯治說文義也。引詩傳者。宋菽毛傳文。蓋辯治之。則平平然矣。引左傳者。襄十三年及定四年文。杜注云。馮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也。引禮者。哀公問及曲禮文。

夏書

禹誓逸文一條

此禹既卽位而征有苗之誓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蓋誓繇禹始也。

述曰。引穀梁傳者隱八年文。其下文云。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蓋周官有司盟。此成王時也。則不及禹湯武三王矣。隱三年左傳云。周鄭交質。此周衰時也。則不及夏商二伯矣。夏伯昆吾。商伯豕韋。大彭也。范注以爲齊桓晉文者。非也。桓文則及其時矣。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爾羣。以征有苗。濟子禮反台弋之反

濟濟衆貌。台我也。言我小子者。禹自爲辭。不稱帝命。明禹既卽位之辭也。稱舉茲此也。羣者君所有之衆也。對會也。

言非我小子敢行舉亂。惟蠢然而動者此有苗也。當用天威之罰焉。今若予者。既爲君而統率爾羣衆矣。故會爾羣衆。以征伐此有苗也。若禹誓者。非皋陶謨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明其何遷乎有苗也。其不負其羣衆者邪。易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去聲

述曰此墨子兼愛篇所引禹誓文也。蓋孟子辯墨者嚴矣。今逸文據之者。據其所引之經也。非惑於墨子也。墨家者流。非九家之一歟。漢志云。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彼九家者。不猶癒於野乎。癒與愈通。詩文王云。濟濟多士。言衆也。白虎通云。君者羣也則羣者君所有之衆也。釋詁云。會對也。則對亦會也。蓋相對者以相會而然也。引易者師彖

傳文。

五子之歌 逸文一條

史記曰。夏后帝啓崩。子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蓋作歌以刺五子也。周書嘗麥篇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斯足徵矣。大音太刺七賜反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天用弗式。樂音落將將與鏘鏘同莧胡甸反音俔湛音沈渝音輸

啓開。乃汝也。溢古通佚。言開汝淫佚康樂也。蓋先王未有此焉。今開之自汝爾。夏書不諱啓者。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且夏時未有諱也。或曰。啓乃當作啓子。非也。如曰

啓子。不當稱啓子某乎。今徒稱啓子。是父名而子反不名也。野于飲食。猶曰飲食于野。倒文也。若詩言謝于誠歸也。將將磬聲。銘者名也。月令曰。物勒工名。明堂位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皆銘之也。或曰。莧磬蓋磬名。莧讀爲詩傳俔磬之俔。此文之假借焉。爾雅曰。閒俔也。則俔亦閒也。閒磬猶離磬也。蓋磬必遠致而琢之。然後能銘之。則用民力者多矣。言將將然銘此莧磬以民力也。獨言磬者。樂之難成聲者也。故堯典獨言擊石拊石也。左傳稱祈招之詩曰。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今此歌則相反焉。湛古通沈。凡溺者必沈濁。今言其溺酒也。渝古通輸。言輸轉其食于野也。萬舞干舞也。翼翼閒暇貌。章聞于大。亦倒文也。若左傳言

私族於謀也。于。於也。用。以也。式。用也。言其淫樂大于章聞。天以是弗用之也。左傳稱孔子之言曰。嘉樂不野合。此歌之所以為刺也。閉去聲。招音韶。康樂之樂音落。其餘皆音岳。逃曰。此墨子非樂篇所引武觀文也。墨子云。於武觀曰。遂稱此文而引之。楚語云。啓有五觀。蓋武者五之聲近也。武觀卽五子之歌也。故皆有韻焉。說命云。啓乃心。此言啓乃者不同。其為文可借而反觀矣。多士言淫佚。今言淫溢。蓋古通也。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則夏時未有諱也。若夫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云。克昌厥後。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皆禮之不諱者也。引詩者崧高文。詩執競云。磬筦將將。孫氏云。莧當作筦。蓋以為形近而譌也。然筦雖可銘。

猶易爲之。豈如磬之難乎以力邪。禮祭統云。銘者自名也。或曰。詩大明云。俔天之妹。毛傳云。俔磬也。釋文云。俔韓詩作磬。磬譬也。詩大叔于田云。抑磬控忌。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魯語云。室如縣磬。左傳作縣罄。若此者。皆以磬譬焉。縣與懸通。引爾雅者釋言文。明堂位注云。和離者次序其聲縣也。疏云。縣磬之時。希疏相離。是也。蓋離之則有閒矣。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閒者所以辨也。引祈招者昭十二年左傳文。詳呂刑疏。春秋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左傳作渝。公穀作輸。蓋古通也。詩簡兮鄭箋云。萬舞干舞也。詩采薇毛傳云。翼翼閑也。閑與閒通。詩信南山疏云。翼翼閒習之名。引私族者昭十九年左傳文。江氏云。六合當爲天。今

如字釋之。經文自適也。樂記云。大章章之也。今反其義。非淫樂而大章乎。引野合者定十年左傳文。

允征 逸文一條

史記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鄭氏曰。允臣名。中音仲湎面善反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鄭義見史記集解。

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元黃者幣之色也。昭顯也。夏書而稱周王者。周非代名也。國語曰。忠信爲周。大學言平天下者曰。忠信以得之。明其爲天下王也。商書之尹吉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言周相也。而周王可推矣。言其篚獻元黃者。以顯我忠信之王也。

蓋允奉王命以專征。而民喜迎之者與。相去聲

述曰。此書堯典疏稱鄭禹貢注所引允征文也。孟子云。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蓋匪古通篚。匪厥與厥篚義同。而周王則義不同。孟子謂周武王也。言周武王伐紂時也。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言商之能成其王德者也。豈謂周成王乎。今言周王。其例也。釋詁云。顯昭。釗見也。則昭亦顯也。郭注云。逸書曰。釗我周王。蓋昭或作釗。亦顯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尹吉者禮緇衣所引文也。

商書

帝告 逸文一條

史記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告與誥通。或曰。帝告

者殆猶詩之帝謂也。商頌曰。古帝命武湯。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許書序辯引帝謂者詩皇矣文。引帝命者詩元鳥文。

施章乃服。明上下。

乃汝也。或曰。殆謂湯也。灋服自湯主之也。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帝告爾乃者。殆猶帝謂爾也。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言施章也。而本乎天命矣。此所以爲帝告也。明上下者明服之等也。大傳曰。湯令未命爲士。不得衣繡。庶人衣布帛。蓋引此而說之也。左傳曰。子產爲政。使上下有服。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其知斯義者與。衣繡衣布之衣去聲褚張呂反

述曰。此大傳所引帝告文也。大傳之殷傳。稱帝告書曰而引之。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引左傳者襄三十年文。杜注云。褚畜也。奢侈者畏讟。故畜藏。是也。周官大司徒云。同衣服。鄭注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明乎其等同也。

湯征 逸文一條

史記曰。湯征諸侯。謂此也。史記次湯征於湯誓之前。此未伐桀時也。禮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今曰湯征。猶允征也。將其有王命專征之賜也。故湯征而進善者。則以王官稱焉。或以湯征與帝告為夏書。蓋有繇也。桀時有湯征。猶紂時有西伯戡黎也。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引禮者王制文。此不以夏殷周之禮爲言。明三代皆同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治不之不音否

治不之不古通否。明哉者伊尹美湯言知道之明也。蓋聽此言卽聽道矣。是言之能聽道者也。進者進於夏王之朝也。君國子民者諸侯也。進諸侯而在王官。蓋入爲王朝卿士也。湯乃進其君國子民之爲善者。皆以諸侯在王官。且申勉焉。此視民知治也。大罰殛之者謂征之也。湯言征汝諸侯之不能敬命者。以不能君其國而子其民也。故無赦

焉。此視民知不也。酒誥稱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其謂此乎。

述曰。此史記殷本紀所錄湯征文也。蓋今古文皆無湯征。而史記得錄之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大傳引九共帝告文。亦伏生壁本之殘也。今大傳不引湯征文。其出於孔氏者歟。史遷從安國問焉。則得錄之矣。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也。

湯誓逸文二條

今古文湯誓。誓辭義皆備也。無闕文焉。或曰。大誓三篇。蓋湯誓亦不一篇也。今分篇者亡。其逸文殆在分篇中爾。大音太

述曰。或以逸文次今古文湯誓閒。反傷之矣。失其辭氣故

也。

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辠與罪同

余一人者。夏時之汎稱。非天子辭也。周語則引以言晉侯矣。辠古罪字。以古通與。無與猶無及也。左傳曰。諸侯曰萬民。當伐桀時。湯亦諸侯爾。今不曰萬民而曰萬夫者。軍中之稱也。牧誓曰。千夫長。百夫長。今統言之。則萬夫矣。左傳曰。鬭敵彊而退。非夫也。蓋軍中稱丈夫之勇焉。商書曰。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苟其失謀。則罪在其長之一人矣。此湯之誓師而自責者。與故周語引此而說之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長丁丈反

述曰。此周語所引湯誓文也。蓋內史過言晉侯者稱在湯

誓曰。而引之。韋注云。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余與予通。曲禮言天子之稱曰予一人。韋注以言此經。非也。此後王之禮。不可以言湯在夏時也。詩江有汜鄭箋云。以猶與也。蓋古通也。故韓文與多作以焉。引左傳者閔元年及宣十二年文。商書者呂氏春秋所引文也。

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勠音六

聿。遂也。元。大也。大聖謂伊尹也。勠力。并力也。湯伐桀時。未有天下。而言以治天下者。此追言伊尹五就桀時也。蓋湯貢士於桀。方與之圖治矣。豈意其有元聖而不用哉。明今誓而伐桀。救天下之亂也。

述曰。此墨子尚賢篇所引湯誓文也。詩蟋蟀毛傳云。聿遂

也。元大。詳洛誥疏。說文云。勠幷力也。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是也。禮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其義也。

湯說逸文一條

湯說者。湯禱雨而告說於天也。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六曰說。金縢曰。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則湯說。非誣也。大音太示與祇同

述曰。湯說。或以爲湯誓者。非也。詳下文疏。

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

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履湯名。元牡。黑牲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昭明也。上天后者。謂天帝也。大旱者。湯既克夏。大旱七年也。其曰今天大旱。而謂卽當朕身者。湯自省其身也。簡閱也。言其善其罪。惟簡閱在天心也。其曰萬方有罪。而謂卽當朕身者。湯自責其身也。湯以為我身有罪。則宜災及我身。無災及萬方也。蓋湯禱雨而告說於天者。用賢伐罪。責己愛民。皆王道之大者焉。騂息營反

述曰。此墨子兼愛篇所引湯說文也。論語云。曰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論語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繇今攷之。論語與墨子所引者文不皆同而義同。孔注以湯說爲湯誓。蓋因周語而改之也。非也。周語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辠古罪字。蓋與墨子所引者文義不同。湯誓稱萬夫焉。諸侯統軍衆之辭也。湯說稱萬方焉。天子有天下之辭也。皆無可蒙也。呂氏春秋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此言禱雨者。蓋與

湯說義同。而言萬夫者。則呂氏屬辭之未審也。彼固不稱書辭也。且墨子所引者。先大誓焉。次禹誓焉。次湯說焉。次周詩焉。故其文云。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如湯說果爲湯誓歟。則當約之曰。不惟誓命爲然。可矣。而乃曰。不惟誓命與湯誓爲然。何其不辭之甚乎。然則湯說之非湯誓也。豈不足徵邪。其論語所引者。互詳不知篇名逸文。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言五年者。文之譌也。襄十年左傳云。請以桑林。言宋用殷樂也。以湯禱雨者名之也。引禮者。檀弓文。引詩者。大田文。鄭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鄭据周官牧人文也。釋文云。黝伊糾反。黑也。詩疏云。鄭以明騂黝爲別方之牲爾。非謂四方之祭

在陽祀陰祀之中也。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詩言騂黑者。略彼二方以韻句爾。放與倣通。今攷詩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又云。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緫是言之。以騂者祀去螟之火神也。以黑者祀興雨之水神也。故特舉二方焉。豈惟以韻句已乎。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注云。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例也。詩既醉云。介爾昭明。則昭者明也。釋詁云。天帝。后君也。則后者天帝也。簡閱。詳盤庚疏。

仲虺之誥　逸文三條

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今言仲虺之誥者。史記謂在湯伐夏而歸時也。虺許偉反

述曰。引左傳者定元年文。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疏。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亡者謂自亡者也。若春秋書梁亡。是也。侮之。謂亡之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而又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自亡者。是自侮也。從而侮之。是亡之也。大學曰。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然則敖惰亦有其正也。今侮亡猶此也。或曰。侮古通務。左傳曰。可不務乎。今曰。亡者務之。謂自亡者務亡之。明不得姑息也。亂者謂自亂者也。若左傳言陳亂。是也。取

之。謂滅之也。周官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大司馬之灋也。蓋自亡者則當侮之以推亡。自亂者則當取之以止亂。以其自亡與自亂也。皆自弱焉。非兼弱則資敵而無以自存矣。梁亡則秦遂取梁。陳亂則楚幾縣陳。皆資敵也。周之方伯不能兼弱故也。則仲虺之誥宜明矣。故左傳引此而說之曰。兼弱也。又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此亡者當亡。亂者亦當亡。以道言之。豈同乎以力者兼弱於疆哉。中庸言天道者所以言傾者覆之也。季漢武侯謀益州而曰。劉璋闇弱。其知道乎。許音僻行去聲幾平聲

述曰。此襄十四年左傳所引文也。蓋中行獻子稱仲虺有言曰而引之。又說之云。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其說獨言亡

者。亂在亡中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皮引仲虺之志同。惟上下句互易焉。則所傳者異也。其說之亦同。惟道作利焉。則以義爲利也。宣十二年左傳隨武子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蓋檃栝其文而引之。又以兼弱說之。其義皆同。凡引經者。可約文。而不可添文也。故古有爲之檃栝者矣。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梁亡。左傳云。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梁伯好土功。民罷而弗堪。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罷與疲通。公羊傳云。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敖惰有其正者。若孟子隱几而待留行之客也。釋言云。務侮也。則侮亦務也。詩常棣云。外禦其務。左傳國語引詩。務作侮。蓋以聲近而假借焉。或

曰。詩言禦務。則從侮之本義也。書言侮亡。則從務之本義也。可不務乎。隱三年左傳文。今之恆言。凡事皆言務也。務之求亡者而言。則務亡之也。宣十一年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今縣陳。貪其富也。乃復封陳。此公羊傳所以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也。引劉璋者見三國志。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惡烏路反

仲虺告君而稱我者。古人之質也。猶皐陶謨禹稱予於帝前也。夏人。謂桀也。仲虺當桀時。親聞其布命。故言我聞于夏人也。矯虛言也。左傳言淫君者曰。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今謂虛

言天命焉。多士曰。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此所以矯天命而布命于下也。式用。爽失。師衆也。言帝用是惡之以失其衆也。數上聲

述曰。此墨子非命篇所引仲虺之告文也。告與誥通。墨子說之云。彼用無爲有。故謂之矯。亦謂其虛言也。非命篇上中下所引文蓋不皆同。惡亦作增。爽亦作喪。或曰。增古通憎。亦惡也。孟子云。士憎茲多口。趙注云。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詩皇矣云。憎其式廓。或釋之云。言增其用者大。此釋憎爲增也。則亦可釋增爲憎矣。周語云。晉侯爽二。韋注云。爽當爲喪。然爽與喪皆言乎其失也。蓋聲近而義通焉。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式用。釋言文。爽失。詳盤庚疏。師衆。

釋詁文。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自爲者自己爲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爲者。通上省文也。霸伯也。諸侯之長也。左傳曰。四王之王也。又曰。五伯之霸也。然則湯時固言霸矣。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故與師友竝言。蓋疑則謀於人也。○謹案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它也。得疑者存。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樂毅也。皆自爲得之也。非繇敵國爲之也。非繇異國爲之也。士雖有繇敵國異國而來者。非受命於其國

之君臣而來閒我也。故我得之以爲己用焉。師其所當師。友其所當友。疑其所當疑。誠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幽王所以亡也。故曰。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謀國者宜何如自省哉。長丁丈反賈古雅反它妥平聲惡平聲虺五斯反樂音岳閒去聲訑音馳省悉井反

述曰。此荀子堯問篇所引文也。蓋稱中蘬之言而引之。中蘬者仲虺也。呂氏春秋云。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蓋異文

也。引左傳者成二年文。杜注云。四王。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吳。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引禮者文王世子文。大傳云。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詳皋陶謨四鄰疏。晉語云。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蓋僖二十三年左傳所謂三士者也。亦文六年左傳所謂大師賈佗者也。佗與它通。引燕昭者。詳文侯之命疏。古之爲士者。其仕也。無受命於其國之君臣而仕他國焉。忠而不貳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

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繇是言之。晉人而仕晉焉。猶不貳也。況他國乎。故古之大夫。非有君命不私覿。禮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哀八年左傳云。君子違不適讎國。讎國蓋違者去國也。如適讎國而仕之。則謀其所去國矣。襄二十六年左傳言楚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之奔晉者。皆怨楚也。乃爲晉謀。以害楚焉。故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不然。則敵國之士。閒我也。我雖師之友之。疑而問之。彼亦不爲我忠也。豈仲虺所謂自爲得之邪。故古無越國而求賢。異國且然。讎國無不然。敵國者讎國之幾也。閔子騫辭費宰。而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汶上者。自魯之齊也。異國也。漢衰而三國猶然也。期期

者期以期年也。辟與辭通。引詩者正月文。詩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是也。通鑑周紀云。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此子思之言。通鑑采焉。則采之僞孔叢子者也。蓋僞者襲詩義而竄之爾。

湯誥　逸文一條

史記曰。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蓋克夏後而告諸侯也。

故史記錄湯誥而申之曰。以令諸侯。絀音黜還音旋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辨。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女音汝濟子禮反瀆音獨蚩尺之反弗予之予音與

維與惟通。商三月。夏二月也。此堯典仲春東作時也。月令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今湯且自至焉。此示諸侯以身勤民事也。羣后。即諸侯也。后。君也。以臣於天子言。則曰

諸侯。以君於其國言。則曰羣后。故兼稱焉。毋者。戒之之辭。女與汝通。蓋湯言當戒其不有功于民勤勞迺事者。我乃以女不勤大罰殛女。則勿我怨矣。曰者。湯爲更端之辭也。湯克夏還亳。亳者。商邱也。自商邱之望言之。故於東言江。於北言濟。於西言河。於南言淮也。瀆者。水所注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說詳禹貢。已修者。洪水既治也。居者。平土安居也。降播者。下教播穀也。農三農也。殖。生長也。三公。禹皋陶后稷也。此猶春秋於諸侯皆稱公也。后。古通後。有立者。司馬氏謂建立其後也。蚩尤。黃帝時諸侯之貪暴者也。說詳呂刑。作亂百姓者。言不勤民事而始作亂于民也。帝。黃帝也。弗予者。弗與也。謂黃帝

滅之也。狀者可據之事狀也。左傳言晉數曹者曰。獻狀。則責其有功狀焉。今謂蚩尤有罪狀也。蓋湯言禹皋陶后稷勤民之功。則諸侯宜有勸矣。言蚩尤害民之狀。則諸侯宜有戒矣。先王者若夏之先王也。而古帝亦以先王統焉。禮稱上古曰先王。易所以稱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曰者先王所言之辭也。不道者謂諸侯不勤民事也。之往也。左傳言往就國者曰之國。蓋湯言先王之言我不可不勉矣。先王之言曰。諸侯不道。勿使往而在國焉。女勿以我勉行斯言而怨也。爾雅曰。于於也。迺乃也。至於東郊。不有功於民。於當作于。勤力迺事。迺當作乃。蓋經文皆一例焉。其有功乎民。乎亦當作于。皆非本文也。○謹案史記錄書。約而

錄之者爲多。湯誥殆未盡於斯也。然以斯求之。則湯之勤民可知矣。其先於水利農功乎。農功者天下之大本也。無水利不可以爲農功。故東郊民事。必稽古之水利農功而言也。湯誥言禹皋陶后稷曰。三公咸有功于民。蓋皋陶嘗從禹治水者也。故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而後世言皋陶者乃稱呂刑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各之也。以其司刑也。豈不妄哉。數上聲王天下之王去聲不與之與音預

述曰。此史記所錄湯誥文也。禮月令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后君釋詁文。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以一句讀也。其曰民者可微讀之爾。蓋戒其不勤民事也。故此以毋爲言。其下以罰殛爲言。皆相貫也。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

邱縣也。詳今古文湯誓疏釋水云。注澮曰瀆。則瀆者水所注也。引四瀆者釋水文。農殖詳呂刑疏。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以后爲後。蓋古通也。司馬氏者貞也。唐書藝文志著錄焉。今所引者其史記索隱義也。索隱云。帝天也。非也。經言有狀。當自人言之。謂黃帝也。下文言先王者帝在其中矣。引獻狀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言上古也。引易者繫辭傳文。曰不道之曰。索隱以此曰爲湯言。則所謂先王言者云何。於文未適也。之往。釋詁文。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言往就國也。引爾雅者釋詁文。此逸文一條而三節者也。非湯誥全文。故不稱篇。而亦以條繫焉。若

條分之者三。則無以知其條貫矣。

咸有一德　逸文二條

史記曰。伊尹作咸有一德。蓋鄭氏所謂伊尹之誥也。史記以次湯誥後焉。明其在湯時告言也。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鄭義詳下文疏。

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尹者伊尹自名也。躬身也。自以尹身言之也。湯號也。詩曰。古帝命武湯。伊尹在湯時告言。而稱其君之號者。殆伊尹告勉同官之辭。○禮緇衣引作壹。蓋引此以明君臣之不疑惑也。鄭氏曰。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是也。盤庚之誥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其商後王知一德者乎。大誓所以稱

十人之同心同德也。大音太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尹吉文也。蓋稱尹吉曰而引之。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是也。壹與一通。說文云。躳身也。躳與躬通。釋詁云。身我也。蓋自言也。孟子引伊尹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蓋湯者稱其君之號也。引詩者元鳥文。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

惟尹躳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天讀爲先 相去聲

鄭氏曰。天當爲先字之誤。是也。見者朝見也。蓋伊尹溯其五就桀時也。西邑夏者。鄭氏謂夏之邑在亳西。是也。亳爲商邸與。爲偃師與。皆西邑夏也。自由也。臯陶謨曰。自我五

禮。蓋由禮焉。今言由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易之乾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之坤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終者必貞夫忠信而終也。相者相湯也。新序曰。伊尹遂適湯。湯立爲相。是也。言尹躬先見桀于西邑夏。由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亂亦進也。見桀則明於有守而終去。若中庸所謂國無道至死不變者也。尹躬今相湯。亦惟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治亦進也。相湯則期於有爲而終事。若中庸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也。此殆伊尹以相道告勉同官。猶周公之於君奭者與。蓋忠信者咸有一德之實也。相道也。忠信不變而能終。則必無所溺矣。故禮緇衣引此以明其愼所溺也。詩曰。行歸

于周。其尹誥之謂乎。夫音平行去聲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尹吉文也。緇衣云。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遂引此文以明之。鄭注云。尹吉。亦尹誥也。蓋鄭亦以爲咸有一德也。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云。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明先見桀而後相湯也。故孟子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夏邑及亳詳湯誓疏。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引易者乾文言及坤六三文。易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貞夫忠信。則咸有一德矣。忠體也。主於內者也。信用也。主於外者也。皆以一德終也。故坤象傳云。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引詩者

都人士文。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又云。見或爲敗。縣今攷之。鄭以先爲先祖。非也。如其說。則經言尹先可矣。躬之爲言。不若綴旒乎。敗者見之文殘而譌爾。則先之於天亦然也。

伊訓 逸文五條

史記曰。湯崩。大子大丁未立而卒。迺立大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即位四年崩。迺立大丁之子大甲。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中與仲通。大音太

述曰。史記言外丙中壬者。與孟子同。蓋不從書序也。詳書序辯。

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十有之有音又

商曰祀。今稱元年者。所傳異文也。猶孟子引堯典三載爲三年也。商正建丑。十有二月者。子月也。時冬至焉。卽夏十有一月也。朔者。月之始一日也。不言大甲祀于先王。而言伊尹者。此伊尹以冢宰攝祭也。猶召誥言周公之攝郊祭也。誕。大也。資者。謀之以相資也。禮曰。事君先資其言。鄭氏釋禮者。則曰。資謀也。蓋資古通咨。堯典曰。咨十有二牧。咨謀也。有牧者。四方所有之州牧也。猶皋陶謨言有邦也。有牧爲諸侯之長。故大謀焉。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

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周制也。而商制可推矣。其曰方明者。言其德四方皆明也。周書度邑篇稱武王言定天保者曰。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則商祀稱方明者。蓋其然也。商大甲繼仲壬而立。大甲元年有仲壬之服。其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則冬至也。漢志引此而說之曰。言雖有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也。緜是言之。祀于先王者。周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先王者湯也。以經言方明。知其祀先王于方明也。示湯之德四方皆明也。有牧在四方。當以先王明德爲謀也。則大謀有牧以方明

矣。蓋因先王配天之祀。謀之以相資也。故方明之義。其祀于先王者。卽以謀有牧焉。其祀禮也。皆治道也。長丁丈反琥音虎璜音黃度徒洛反蕭音肅

述曰。此漢書律厤志所引伊訓文也。蓋從劉歆三統術而引之。其說云。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今攷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顚覆湯之典刑。則大甲元年。有仲壬之服也。豈謂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乎。劉歆遺仲壬四年。則所推朔旦冬至者。其以爲旦也。不足据矣。然以商十有二月。而祀先王于方明。則其爲冬至配天之祀。可知也。茀與紼通。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紼者喪車之綍也。詳顧命疏。唯與

惟通。春秋繁露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

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然則大甲

當祭矣史記言放大甲者。在旣立三年。今方元年。非以放

故而攝祭也。其攝祭當有佗故焉。若禮說所謂王有疾不

與祭者歟。今書亡。無繇稽也。說文云。朔月一日始蘇也。白

虎通云。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是也。釋詁云。誕大

也。引先資者禮表記文。覲禮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

之象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

之。是也。史記周本紀言方明者與周書度邑篇同。詩天保

云。天保定爾。釋詁云。服事也。釋言云。及逮也。今言定天保

者。自我定之。我維光顯其事。庶幾逮乎德之四方皆明也。

蓋方明者以明德爲神明也。僖五年左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言祀神也。或曰元年者大甲喪畢之元年也。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孟子言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皆言三年之喪畢焉。蓋殷以前則喪畢而卽位改元也。其踰年而卽位改元。則周制爾。此大甲元年。以喪畢祀于先王。而諸侯來覲。遂大咨有牧。率諸侯祀方明也。緜今攷之。殷以前喪畢而卽位。是矣。其言喪畢而改元。非也。堯典無改元之文。蓋古史書年。以前後互參而始明。與後世史文不同也。今曰。大甲元年。則書改元

矣。如以爲喪畢改之。則在喪三年。史之所書。其以爲先君之年乎。則先君之終。已無年也。其以爲今君之年乎。則今君之始。未改元也。將窮於書矣。故踰年而改元。史禮宜然也。覲禮所謂反祀方明者。承上文天子而言。蓋天子祀之也。禮無天子率諸侯祀方明者也。則冢宰攝祭者可知也。皋陶謨云。無教逸欲有邦。不言于有邦也。而于之爲言。如在言閒矣。今伊訓云。誕資有牧方明。不言以方明也。而以之爲言。如在言閒矣。皆古史文之簡而明者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誅者。誅桀也。以誅桀爲天誅者。孟子所謂天吏也。造者。始作之也。自。從也。趙氏曰。牧宮。桀宮。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

牧宮。是也。蓋言桀之自伐焉。多方言桀者曰因甲于內亂。自其宮言之也。或曰。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夏以牧名天子宮焉。朕。我也。伊尹自謂也。載。始也。亳湯都。謂商邱也。言我始謀誅桀者從亳都也。孟子所以言伊尹說湯伐夏也。蓋誅桀者正天下之事。非伊尹正己。則不能始謀誅桀而正天下。故孟子引此以明伊尹之正己也。明必無以割烹要湯者也。說舒芮反 要平聲

述曰。此孟子所引伊訓文也。趙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是也。中庸云。造端乎夫婦。則造者始作之也。釋詁云。從。自也。則自亦從也。趙氏者。岐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其孟子注義也。孟子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趙氏之義。亦取諸

此也。引左傳者襄十四年文。載始。詩載見毛傳義也。孟子云。湯始征。自葛載。其例也。商邱。詳湯誓疏。趙注云。朕我也。謂湯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今不從者。以朕為湯則言與伊尹謀者。於經病添文矣。且如朕非伊尹。則孟子奚引之以言伊尹乎。

載孚在亳。

載之言則也。蓋承上文之辭。今其文亡矣。或曰。以車載俘也。孚古通俘。此伐夏之俘。若周書世俘篇言伐殷之俘也。俘取也。取之以為戰勝之信。故於文從孚焉。孚信也。書典寶序曰。俘厥寶玉。鄭氏引此而說之也。其孚在亳者。湯非貪之也。殆以信示後世。陳寶而昭其戒也。此典寶所繇作

與。

述曰。此鄭典寶序注所引伊訓文也。蓋書堯典疏稱焉。其注云。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蓋逸古文也。詩時邁鄭箋云。載之言則也。俘取。孚信。釋詁文。陳寶詳顧命疏。

征是三朡。朡音聰

三朡者。殆猶三苗三亳之稱也。續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朡與朡通。易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今曰三朡。未知其爲邑與。其爲國與。蓋伐桀後而遂征之也。則必其爲桀之助惡者矣。濟子禮反

述曰。此所引詳上文疏。引易者。謙象傳文。三朡亭。今在山東曹州府定陶縣。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拂扶弗反

命謂教命也。若鄭氏釋說命者言傅說作書以命高宗也。從命猶從諫也。若高宗從說命也。下文所以言爲上則明也。如爲下者以從命爲遜。則何諫之有乎。拂違也。曲禮曰。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今言爲上者從教命而不拂。斯爲下者可微諫而不倦矣。蓋無有逃之也。論語曰。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今言爲上從諫者則明。斯爲下微諫者則遜矣。蓋無待犯之也。此告爲上者之辭。若告爲下者。則臣道豈惟微諫之遜已哉。比干史魚論語何稱焉。荀子引此。以言臣事暴君者。非也。既曰暴君。蓋不可言爲上則明矣。說音悅

述曰此荀子所引書文也荀子臣道篇稱書曰而引之楊倞荀子注云書伊訓也今攷楊倞在唐時逸古文伊訓既亡矣其言此爲伊訓者或謂其妄据僞古文伊訓爾然僞伊訓與此多不同安見其必妄据邪孫氏謂其或据舊說也義疑故以存伊訓後焉無逸云古之人猶胥訓告今此告爲上者之辭固訓告也無以明其必非伊訓也荀子引書多類詩之斷章取義焉若康誥言有疾呂刑言惟齊非齊荀子說之皆非本義也此亦非書之言臣道如斯也白虎通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

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質指其事。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厲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蓋班氏稱孔子之言也。而必非孔子之言也。夫事君者。因所事而從五諫。今必謂從諷之諫也。可乎。孔子告子路以犯之。故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其義也。古者比干之仁。史魚之直。孔子所以皆稱之也。班氏作漢書。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後漢書譏焉。宜其不辨乎非孔子之言者也。繇是推之。荀子引書。其以言臣事暴君者。豈書之本義云乎哉。大學鄭注云。違拂戾也。則拂亦違也。違則無不戾

矣。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注以曹羈爲順諫也。此曲禮所謂不顯諫也。臣道之一端也。

大甲 逸文四條

史記曰。伊尹作大甲訓三篇。大音太

述曰。史記與書序略同。詳書序辯。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辟必益反

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

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啓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為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為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故曰。辟則為天下僇矣。明無與君之也。繇是言之。民依於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

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他求者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其能君其民哉。辟則之辟音僻

述曰。此禮表記所引大甲文也。后。君。胥。相。寧。安。皆釋詁文。詩桑柔云。載胥及溺。憂民之言也。以義詳湯誓逸文疏。引君民者。易繫辭傳文。朱子云。君。謂陽。民。謂陰。又云。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朱氏震云。陽卦。一君而偏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

之道。是也。鄭禮注云。民非君不能以相安。今不出之者。以之爲言。於義未析也。故言胥以者遂倒之矣。辟君。釋詁文。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成辟四方。其義也。引得民者。易屯象傳文。易說卦云。乾以君之。詩公劉所以言君之也。民權者非民碞之義也。詳召誥篇。君職者乃君德之用也。詳鴻範篇。引咸寧者易乾彖傳文。

顧諟天之明命。諟音是

大學言明德而引此焉。朱子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述曰。此大學所引大甲文也。朱子之義釋大學所引文也。

諟古通是。是猶此也。廣雅云。諟是也。玉篇云。諟審也。大學鄭注云。顧念也。諟猶正也。今不從者。以天命無不正。不可言正天命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孽魚列反

孽禍。違去也。天作禍者。趙氏謂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活朱子謂生也。或作逭。鄭氏謂逃也。自作禍者。若桀紂死亡之罪。皆不可以幸逃生矣。逭乎換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大甲文也。禮緇衣引大甲者。猶可違作可逭也。不可活作不可以逭。蓋異文也。孟子言自求禍者。引此而說之。則孽者禍也。違去。詳立政疏。史記云。祥桑枯死而去。言大戊之去禍也。詳書序疏。趙氏及朱子之義釋

孟子所引文也。雖維詳高宗肜日篇。呂氏春秋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飢。民飢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此趙氏之所据也。守心者在心而守之也。

詩載芟箋云。活生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逭。逃。釋言文。

趙氏云。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此据史記殷本紀言帝武乙也。今不出之者。以桀紂之事尤深切著明也。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覆芳服反 省悉井反 括故活反

毋者。伊尹戒大甲之辭。越猶盤庚言顛越之越。覆。鄭氏謂敗也。言毋顛越其命令以自覆敗也。虞。謂虞人也。蓋掌山澤之射獵焉。括謂矢末之與弦相會者。鄭氏曰。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釋弦發矢。是也。發命者。所省若是焉則所施中度而無覆敗者矣。鄭氏曰。爲政。當以己心參於羣臣萬民。

百乃施也。弩怒上聲中去聲參七南反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大甲文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兵虞有覆軍之稱。則覆者敗也。虞義詳堯典疏。釋名云。矢末曰括。謂與弦相會也。詩車舝毛傳云。括會也。今矢括亦以名之矣。說文云。弩弓有臂者。釋名云。弩鉤弦曰牙。似齒牙也。蓋弩之發動所繇也。故曰機焉。度謂虞度也。所擬者以射虞擬之也。易繫辭傳云。擬之而後言。則發命可知也。凡言參者三而參之也。機也。括也。度也。則三也。鄭言爲政者云。可乃施也。可之爲言當微讀焉。謂臣民皆可也。

說命　逸文八條

說與兌通。說命者史之特書以師道尊焉。鄭氏曰。傅說作

書以命高宗。信哉。此明其爲師也。蓋据諸所引文而知之矣。學記云。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故學記引兌命者三。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臣其所受教者也。師道也。說音悅

述曰。鄭義詳下文疏。

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闇平聲

此史敘說命之繇也。鄭氏曰。闇讀如鶉。謂廬也。梁闇說詳無逸。大傳曰。居廬三年。未嘗言國事。鶉音諳

述曰。此大傳所引說命文也。大傳之殷傳。其書說命者稱書曰而引之。梁闇論語引作諒陰。禮喪服四制引作諒闇。

蓋異文也。鄭義釋大傳所引文也。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此亦史敘說命之繇也。余我也。高宗自謂也。正者以言正之也。論語曰。四方之政行焉。又曰。政者正也。蓋王言則正其四方矣。韋氏曰。類善也。茲此也。

述曰。此楚語所引文也。楚語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遂稱曰以余而下之文而引之。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焉。韋注云。非也。其時未得傅說。繇今攷之。傅說雖未得爾。而此當爲說命者。蓋史敘說命之繇也。猶史

敘顧命之緜。非必顧命之辭也。武丁者高宗名也。武丁作書以示卿士矣。故其後得傅說。說亦爲書以命高宗也。余我。釋詁文。韋氏者昭也。三國志有傳。史改昭作曜。爲晉諱爾。今所引者其國語注義也。類善。釋詁文。

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女音汝 瞑莫遍反 眩于絢反 瘳勑留反 跣先典反

此高宗得說而勤求其命教之也。若者設喻之辭。金以利用也。女與汝通。厲者韋氏謂使磨厲己也。津水渡也。舟所以濟也。旱不雨也。霖雨旱之望也。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啓開也。乃猶汝也。高宗於說言汝心者。猶立政言

克知三有宅心也。此史所以稱季漢武侯開誠心也。沃者挹彼注茲而洗之養之也。周官曰。沃王盥。春秋傳說言井地者曰。有溉曰沃。朕我也。高宗於說言我心者。猶康誥言朕心朕德惟乃知也。蓋開汝心而沃我心。其沃而洗之。則心之理無不明矣。此易所以言洗心也。其沃而養之。則心之理將日生矣。此孟子所以言養心也。瞑眩者翕目而目無常主也。今以藥之攻疾而然也。瘳瘉也。韋氏謂以藥喻忠言也。跣徒足也。跣不視地。喻妄行也。交者通同不相隔也。修余者修我身也。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今高宗以下交而望說之上交。故曰必交修余也。如下交而不上交。則余爲女棄矣。翕音吸瘉與愈同

述曰。此楚語所引文也。楚語稱武丁作書。明其不言矣。乃云。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遂稱曰若金而下之文而引之。蓋白公子張以諫楚靈王也。孟子云。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云。書逸篇也。王符潛夫論所引者與楚語略同。若津水。作若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大旱。又引之云爾交修余無棄。蓋異文也。韋氏之義。釋楚語所引文也。厲不作礪。皋陶謨云。庶明厲翼。其例也。津義詳微子疏。引霖雨者。隱九年左傳文。史記於堯典。啓。訓開。今從其訓焉。引武侯者。見三國志。禮檀弓稱晉平公謂杜蕢者。則云爾心或開予。然非先開汝心。又何能開予乎。其義可互明也。詩泂

酌云。挹彼注茲。可以餴饎。又云。可以濯溉。鄭箋云。挹之注之。可以沃酒食之餴者。毛傳云。濯滌也。詩疏引說文云。滌洗也。則沃義可推也。引王盥者周官小臣文。僖二十三年左傳云。奉匜沃盥。亦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衍沃。釋文引賈逵說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蓋沃則土得水以爲養也。說文云。沃灌溉也。易繫辭傳云。聖人以此洗心。其上文言蓍卦爻也。則爲聖人以此焉。釋文云。洗。王肅韓悉禮反。京荀作先。石經同。蓋王本作洗。古本也。非韓伯讀先爲洗也。京房荀爽從異文爾。或曰。先心者易繫辭傳所謂以前民用也。非也。以前民用。言知來也。豈先心乎。鴻範之義。其先則謀及乃心。其後則謀及卜筮。故夏書曰。官占唯

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釋言云。昆後也。洗古通洒。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周書芮良夫篇云。其惟洗爾心。亦其義也。唯與惟通。韋氏釋啓沃云。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今不出之者。偏承上文。於義未融也。說文云。瞑翕目也。眩目無常主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蓋毒者言藥之攻疾以治之也。猶易師彖傳言聖人以此毒天下也。易釋文引馬云。毒治也。周官醫師掌聚毒藥以共藥事。共與供通。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蓋注稱孟子言若藥者焉。此以明飲藥而毒也。瘳義詳盤庚疏。漢書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蓋善喻也。禮云。徒跣。謂徒足而行也。或曰詩

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反而言之。則有德爲交修矣。修治也。韋氏云。交。夾也。蓋交相若斯。是夾之也。繇今放之。高宗今所告者。非告羣臣也。告傅說一人也。安所謂交相若斯乎。楚語云。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戒我。繇是言之。則交者。通同不相隔也。易泰交之義也。故必欲見以交儆焉。左史倚相非自謂一人乎。其於羣臣言交戒者。人自爲交也。舍我者。不交我也。余棄。猶棄余。棄

余猶舍我也。或曰。交修者交互治之。非一事也。今以泰交言之。萬物通矣。其志同矣。所謂交互治之者。亦在其中矣。苟非泰交。雖一事能治之乎。

念終始典于學。

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易曰。終則有始。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焉。蓋念終始常于學。此無息之學也。其多方所謂克念作聖者與。○謹案禮文王世子引此。以明舉大事必慎其終始也。鄭氏說之曰。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義之府。蓋典于學為順文焉。學記引此以明教學為先也。鄭氏說之曰。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蓋典于學為倒文焉。此異義也。其皆通邪。典于學猶曰學于典。若左傳言

室於怒市於色也。于於也。舍上聲

述曰。此禮文王世子所引兌命文也。學記所引文同。鄭學記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非也。古字多假借爾。易說卦云。兌說也。義通則假借焉。段氏云。禮記引說命者凡六。皆作兌命。說亦兌聲也。引終始者易彖傳文。釋詁云。典常也。僖二十七年左傳云。詩書義之府也。蓋府者聚也。詳呂刑疏。禮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蓋大學也。言其地也。禮疏以此于學言其地焉。非也。典經。釋言文。經者六經也。論語四教之所謂文也。行及忠信之所終。無不繇文始也。於是而受業焉。於是而畢業焉。於是而成大業焉。論語四科之所謂文學也。德行及言語政事之所終。無不繇文學始也。

四科者人備四教而其長有四科也。非先分四科而人惟一科以教之也。此學之終始所宜念也。漢光武受尙書。略通大義。而東漢以興。明太祖初未學也。乃以好經術達時務而平天下。故謂劉基曰。先生數以孔子之言導予。今史皆稱之矣。嗚呼。美哉。此萬世帝王所以必親經筵而不可廢也。引左傳者昭十九年文。

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孫音遜

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敬者學之謹也。孫者學之順也。學記謂孫其業也。敏如論語敏於事之敏。鄭氏謂疾也。學者務及時而疾。是也。厥其也。脩與修通。來者有所至也。猶易言吉大來也。蓋學之敬謹而孫順者。務及時而疾。則其

脩學乃有來矣。故學記引此以明君子之學也。○謹案論語曰。脩已以敬。其學之所繇終始者乎。異學非敬也雜學非敬也。學先王之學而有裨於天下焉。則敬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非敬則安能乎。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敬而孫。孫而務時敏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厥脩當來。至是而乃來也。裨音皮識音志行去聲緝七入反

述曰。此禮學記所引兌命文也。兌與說通。學記云。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義釋學記所引文也。

又鄭云。敬孫。敬道孫業也。今不出之者。以其承禮上文而言。此經則無所承也。又鄭云。其所脩之業乃來。今亦不出之者。以其承務時敏而言。此於敬孫則遺之也。易蒙象傳云。順以巽也。則巽者順也。孫與巽通。論語云。言孫。又云。巽與之言。其義通也。孫猶遜也。蓋遜之則順之矣。敏疾。詩甫田毛傳義也。楚語引交修。不作脩。學記引厥脩。不作修。今書亡。不知其孰爲本文。覈其文。則古通也。各從其所引文。不以經文一例而易焉。愼之也。引易者。既濟象傳文。引禮者。曲禮文。論語云。默而識之。易大畜象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貴強識也。引詩者。敬之文。毛傳云。將行也。朱子云。緝。續。熙。明也。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是也。韓子

云。嘗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此言爲文師古聖賢人者也。非逢原之一端乎。

學學半。學學上胡孝反音斆下如字

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上學。教人也。下學。己學也。鄭氏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是也。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然則教人者不收溫故知新之益乎。故學記引此以明教學相長也。禮曰。二十而冠。博學不教。及其學成。豈不教與。雖教也。而亦學焉。君子終其身於學哉。學人之學音斆長丁丈反冠去聲

述曰。此禮學記所引兌命文也。兌與說通。或曰。教人者居學之半焉。教人。成物也。己學。成己也。中庸云。成己仁也。成

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此學之全也。知與智通。孟子稱子貢言孔子者則云。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孔子以學之智而體成己之仁。以教之仁而用成物之智。外內合焉。則全矣。絲今攷之。性之合外內也。不可分而半之也。外全也。內全也。成物非半也。成物不全不可也。成己非半也。成己不全不可也。分而半之。不其言之病乎。蓋中庸言性也。以成德言也。說命言學也。以勉學言也。所繇言者異矣。鄭自學記言之。其本義歟。引禮者內則文。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笥息嗣反 省悉井反

此說言禍患所繇喜怒所用者。以命教之也。口者言之自出也。自高宗言之。則天子之言矣。蓋令乎天下者也。宜首

稱焉。起者所繇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鄭氏謂羞猶辱也。惟口起羞者。鄭氏謂當慎言。是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所以謂無言不讎也。甲胄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佗兵備無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胄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此兵所繇起也。或曰。甲介也。禮曰。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蓋禍患所繇者。口與甲胄則其大者焉。衣裳者國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當藏

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況章服乎。干戈者國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鄭氏謂當恕己不尙害人是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以其能省故也。蓋喜怒所用者。衣裳與干戈。則其大者焉。

○謹案說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冑干戈之閒。何哉。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師之道。錫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錫命之言也。衣裳者錫命之用也。甲冑干戈者行師之

用也。忝此衣裳。乃爲之命。執司喉舌。四海羞之。於是乎甲胄無謀。干戈不戢矣。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晉文公所以伐曹而數之也。好上聲覘音占形音同袴音庫降戶江反璺音藟彼其之其音記芾音弗不稱之稱去聲數上聲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兌命文也。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作書以命高宗也。引羞義者。易恆九三文。引口義者。詩正月文。詩抑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蓋讎猶報也。釋詁云。讎。匹也。詩疏云。匹敵相報是也。甲冑詳費誓篇。引兵濟者。孫子文。蓋五行之象。兵。金象也。主陰。易之師象。一陽而五陰焉。陰者。形而無形者也。引子貢者。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蓋爲越之報吳言之也。互詳文侯之命疏。引

禮者曲禮文。注云。介甲也。今轉注之。禮檀弓言孔子稱覘
宋者云。善哉覘國乎。注云。覘闚視也。般之章服。今無徵矣。
以臯陶謨繪繡之章而攷之周官司服也。其損益不從可
見邪。曲禮注云。方曰笥。蓋藏衣器也。引韓昭侯者見通鑑
周紀。管子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明有待也。論語
云。季氏將伐顓臾。遂云。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非謂其不自省乎。引
左傳者僖十九年文。干戈。詳牧誓篇。鄭義釋緇衣所引文
也。又鄭云。衣裳朝祭之服也。惟甲冑起兵。當愼軍旅之事
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緜今攷之。以愼軍旅之事
而言。則甲冑與干戈無異矣。何其獨於甲冑言起兵乎。詩

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鄭言在笥者。似也。是儉不中禮也。非其大者焉。何其與上下文不類乎。樂記云。羽旄干戚。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先王之所以飾怒也。衣裳干戈。亦其義也。詩烝民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其所謂出自口矣乎。引赤芾者。詩候人文。毛傳云。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是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傳自車言。詩自服言。蓋言赤芾而衣裳見矣。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說言爵人所慎。祭神所戒者。以命教之也。古者爵有德

於大廟。禮也。故說命言祭而先稱爵焉。鄭氏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是也。民。人也。上下之通稱。若商頌所謂先民也。抑說命以民言之。而不敢斥其君。與以高宗肜日求之。則高宗蓋有煩於祭祀者矣。故說命此經之義。與祖己同。祖己亦以民言之也。立者。立之不廢也。大誓曰。立功立事。而。汝也。言凡人當立汝之正事。此祖己所謂正厥事也。上文言爵無及惡德者。蓋立德焉。卽民之正事所繇立也。純。專也。大也。言若專大汝之祭祀。是反為不敬。此祖己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之謂也。純。鄭氏謂或為煩。其義通也。凡事之不正而專大者。其事必無不煩。故下文以事煩為戒也。言祭

祀之事煩。則亂正矣。亂正而事神。則難乎其爲事神矣。書

艸弗福之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今亂正者則不恆其德也。則惡德

幸爵而恆安其位也。乃惟煩於祭祀。以不敬而事神。將欲

求福。不亦難乎。故禮緇衣引此。以明無恆之人也。○謹案

說命逸文。惟八條而已。其條分惟不次之次而已。今讀之。

何使人若忘其闕失邪。文則古而義則明。其氣之盛也。猶

若斯乎商書灝灝爾。其視僞說命三篇之襲取者何如哉。

蓋古之爲書者。其服習之。皆久以深。及其達於用而誦稱

之。皆其書之精意存焉。聖君聖相。其問對如闈堂陛間也。

大廟之大音太遠去聲共音恭好

去聲福古音逼灝音浩相去聲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兌命文也。兌與說通。祭統云。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蓋當無濫及焉。宜告神矣。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純猶皆也。故鄭承其所釋爵無及惡德者言之。遂云。民將立以爲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繇鄭言之。其讀曰。民立而正。曰。事純。曰。而祭祀。是爲不敬。蓋失其讀矣。鄭釋此者。於文未適也。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所謂豫者豫誠也。正則無不誠矣。立德詳大誓疏。純義詳酒誥疏。純之訓同。而所繇異也。有所繇而純正焉。有所繇而純不正焉。今之恆言猶是也。引詩者小明文。其上文云。念彼共人。又云。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其釋之者。朱子以靖謐靜。而共義闕焉。謝氏枋得云。靖如書自靖之靖。共如商頌溫恭朝夕之恭。是也。恭古通恭。上文共人。猶詩小宛言溫溫恭人也。毛傳云。靖謀也。而共義闕焉。鄭箋云。共具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好猶與也。故鄭於上文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此於詩病淥文矣。如曰。念彼具人。何不辭也。襄七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毛傳義同。鄭箋云。介助也。毛傳云。景大也。凡釋詩。當采其長者而用焉。執漢宋一家言以求之。皆未善也。善於經者。以經通經。庶乎其可也。六經之義。皆一原而分焉。其執一者非也。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或曰。鄭箋言謀具爾位者。不適符爵無及惡德者乎。是何不思言靜恭爾位者固適符也。今以鄭箋爲家灋而必執之。則鄭言共人者可旁通乎。福讀如逼。古音也。左傳釋詩者。直統於正之中。易坤文言所謂直其正也。故此經獨言正也。論語云。難乎有恆矣。猶其所謂難矣哉。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蓋六藝也。所謂六經也。今樂經雖亡而不亡也。詩爲樂章焉。禮有樂節焉。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蓋學之始也。其後三年言敬業者。經業也。五年言博習者。習經在其中也。七年言論學者。經學在其中也。九年言知類通達者。自通經而通於萬物也。蓋學之終也。則爲之者久矣。古稱治經

曰爲。論語稱爲周南召南。孟子稱爲詩。其例也。稱曰爲者。

明其爲人在此經矣。禮經解云。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則深於書者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此誦習之誦。自爲

書時言也。數色角反。數數然誦習也。貫與慣通。韓非子云。

稱詩書以爲誦。此誦稱之誦。自用書時言也。孟子爲王誦

之。述其事也。而言經者亦述焉。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

於是求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

丁。武丁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此聖君而得聖相者也。

宋史秦檜傳云。會惇獻檜詩。稱曰聖相。則戾矣。嗚呼。罰無

及惡德。豈不然哉。詩桑柔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信乎陛

義詳召誥御事疏。

高宗之訓 逸文一條

此訓之作。史記謂祖己立高宗之廟。遂作此訓焉。

述曰。此史記不從書序也。詳高宗肜日篇。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讙音歡

鄭氏曰。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是也。說音悅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文也。蓋稱高宗云而引之。鄭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孔疏云。尙書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也。故云名篇在尙書。是也。或以爲高宗之言者。失之矣。禮檀弓言子張稱書曰而引之者。三年上有高宗字。不言上無其惟字。蓋此文

之異爾。鄭言小乙者。釋坊記所引文也。鄭言讙義者。釋檀
弓所引文也。鄭坊記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非也。今從
檀弓注焉。讙。古通歡。史記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蓋
讙猶驩也。皆古通也。

周書

大誓 逸文十三條

此大誓逸文無今古文明据者也。蓋皆在殘闕之中矣。故
別於今古文所傳者而錄焉。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大音太

述曰。言殘闕者。詳今古文大誓篇目疏。

獨夫紂。

此一言。大誓之大要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遜曰。此荀子議兵篇所引大誓文也。孟子趙注稱書曰而引之。書疏稱馬序所引者。紂作受。蓋疏從僞古文而改之爾。襄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猶引之云。獨夫紂。蓋紂者受之聲轉也。今文作紂。古文作受。其義亦同。惟以此知書疏於馬序有改焉。

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僇音勠葆與保同

夷。平。居。坐也。平坐。謂箕踞不危坐也。論語曰。原壤夷俟。蓋

夷居則不安拜祀之禮焉。此其不肯事神之狀也。上帝。神之尊也。故先之。神者統祇而言也。厥先者其先人也。人鬼也。神。天神也。祇地祇也。此堯典所謂三禮也。棄之不祀。是棄禮也。民入也。說命之告高宗曰。民立而正事。酒誥之言紂曰。惟民自速辜。蓋民者古爲上下賢愚之通稱也。言吾民有命者。猶本篇之謂人有命也。僇古通勠。言力爲也。務者事務也。其務承上文而言。則鬼神之事也。蓋紂言吾人自有天命。毋力爲其鬼神之務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左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紂豈知之乎。繼猶釋也。多方曰。非天庸釋有殷。言不得不釋之也。葆古通保。詩所謂天保也。言紂自繼釋之。自棄其命而弗自

保矣。則天亦縱釋之。棄紂之命而弗保紂也。左傳曰。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繇是推之。成子之惰。且棄其命矣。況紂爲天子而不祀乎。吾民之命。不可棄也。紂乃以吾民有命而棄之乎。商書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皆紂啓之也。此大誓明紂爲天棄而亡之也。○謹案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祀也者。五禮之吉禮也。天子之孝。其禮莫大乎

郊祀以配上帝。繇斯以降。皆推事人之理而事鬼神也。天秩我也。我曷能棄哉。左傳言晉將伐狄而數其五罪也。則曰。不祀。一也。其言狄有恃以致其罪也。則曰。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蓋不誣矣。紂棄禮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恃天命之以有才爾。恃天命之以有衆爾。故人之於祀禮也。煩而變禮者。天變其物焉。恃而棄禮者。天棄其人焉。高宗肜日之雊雉。天變其物也。煩而變禮也。說命於是乎戒民之亂祀矣。大誓之伐紂。天棄其人也。恃而棄禮也。左傳於是乎誅狄之不祀矣。壤若丈反脤市軫反養神之養去聲膰音藩數上聲

述曰。此墨子所引大誓文也。墨子引此者三。皆稱大誓焉。其文略同而多譌。今曰棄厥先。曰毋僇其務。從墨子非命

中篇所引文也。曰神祇。從墨子天志中篇所引文也。其餘則從非命上篇所引文也。非命上篇。祇引作禔。天志中篇。吾民有命。引作吾有命。皆異文也。禔古通祇。釋詁云。平。夷。易也。則夷亦平也。古者謂居爲坐。論語稱孔子告子路者。則曰居。猶孝經所謂復坐也。詩采薇云。不遑啓居。鄭箋云。啓跪也。䋣今攷之。古者席地而坐焉。危坐如跪。平坐如箕。曲禮云。坐毋箕。是也。漢書謂之箕踞焉。禮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故神統祇焉。史記項羽本紀云。將戮力而攻秦。漢書項籍傳作勠力。說文云。勠。幷力也。甘誓奴戮之戮。史記作僇。皆古通也。墨子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此墨子託於經而自明爾。引致力者。桓六年左

傳文。或曰。論語云。固天縱之將聖。反而言之。則縱惡矣。宣六年左傳云。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將所謂天亦縱之者乎。非也。此春秋之邪說也。天心至仁。豈縱惡乎。殪戎殷者。言紂自棄其命而天殪之也。此多方所謂非天庸釋有殷也。蓋紂爲惡而自稔焉。天能無稔其惡以決棄乎。史記匈奴傳云。葆塞。言保邊也。蓋古通也。詩我將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自保也。苟不自保。安有詩所謂天保之九如者乎。引勤禮者。成十三年左傳文。杜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膰祭肉。瑕嘗地。孔疏云。脤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蓋疏據周官掌蜃言之也。又疏云。祭肉膰而薦者爲膰。是也。養以之福。不作養之以福。

從左傳古本也。漢書五行志律厤志所引者皆然也。杜注云。養威儀以致福。蓋叶傳文也。釋詁。適之義同。養以適福。則致福矣。養神者。孔疏以爲事神。是也。蓋補杜注之闕焉。論語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蓋養者事也。言犬馬知事人而不知敬也。孟子云。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則同養者同事也。其例也。肅者成子之謚也。郊配。詳君奭疏。論語云。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獨言事鬼者。以人鬼尤易明也。而事神可推矣。引不祀者。宣十五年左傳文。史記云。紂材力過人。矜人臣以能。蓋有才也。程子所以謂紂自棄而爲下愚也。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紂之虐刑也。言小民見姦巧矣。乃聞其不言告也。事發則罪鈞同焉。梓材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蓋其君無厲殺人。故今往姦宄往殺人。所過歷之人。有不知情而可宥者宥之也。此武王告康叔者。異於紂之虐刑矣。夫歷人則見姦巧者也。然有見姦巧而不知其爲姦巧者。其不言告也。豈可不宥之而罪之乎。

述曰。此墨子尚同篇所引大誓文也。墨子云。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辟與僻通。孫氏云。此猶漢書言武帝作見知灋也。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極衆之數也。夷平也。夷人謂平民也。亦總也。離者不同也。德根於心。離德則必離心矣。余我也。亂謂治才。臯陶謨列於九德者也。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是也。言紂有億兆之平民。而總有離德焉。蓋無治才而失衆也。我有治才之十人。而同心以同德焉。蓋皆衆之望也。○謹案論語稱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蓋言乎才難也。予古通余。或曰。誓師不宜及婦人。且此誓方以用婦人爲紂罪矣。而又自及婦人乎。非也。文母者。文王后妃大姒。武王之母也。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故其詩

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左傳說之曰。能官人也。此所以爲治才也。其志所懷。則非婦人與外事者也。蓋內助云爾。紂用婦人而棄賢。不適相反哉。武王誓師。及聖母焉。宜也。如以婦人爲邑姜。是武王及其妻焉。其於用婦人也。則嫌矣。或曰。婦人者殷人之譌也。非也。殷人事周。非忠也。猶以爲治才乎。大音太姒音似陂彼寄反行古音杭與音預譌音俄

述曰。此昭二十四年左傳所引大誓文也。杜注云。今大誓無此語。成二年左傳云。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蓋檃栝而引之也。詩豐年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禮內則注云。萬億曰兆。蓋與國語以十登數者異焉。詳洛誥疏。詩桑柔毛傳云。夷平也。曲禮云。在醜夷不爭。鄭

注云。醜衆也。裒猶儕也。釋文云。儕等也。經曰。夷人。則平等之人矣。蓋平民也。左傳杜注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此於經病添文也。以經之本文言之。言夷不言夏。安知億兆者何人乎。是惟言億兆之四夷人也。可乎。江氏難杜云。紂暴虐。中夏且叛。安得有四夷。此未能難之矣。墨子云。傳曰。商夏蠻夷醜貉。此非武王言紂之所有乎。蓋醜在句中。互文也。南蠻東夷北貉。皆醜衆也。故牧誓所及者。惟西戎爾。然則天下雖離。當時不可謂非紂有也。貉與貊通。亦總。詳顧命疏。釋詁云。予。余我也。蓋余與予通也。唐石經。論語。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此陸氏釋文之舊異乎今刪本者也。王氏應麟困學

紀聞云。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襄二十八年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是也。蓋加臣字者。後人誤於僞古文爾。馬義釋論語所引文也。左傳疏引鄭論語注。與馬義同。而十人首稱文母焉。詩雝云。亦右文母。毛傳云。文母大姒也。馬以言此經。蓋言武王有文德之母也。劉氏敞疑子無臣母。改爲邑姜。蓋邑姜者。武王之妻。昭元年左傳所謂武王邑姜也。易坤文言云。妻道也。臣道也。此劉說所繇也。然未察於古本矣。臯陶謨言官人者。以亂爲九德之一焉。有亂十人。與論語上文舜有臣五人。其爲文同。劉氏疑不成文。非也。管子云。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蓋異文也。其以余爲武王。與叔孫

穆子說同。猶左傳君子引大誓者以余爲周也。有臣三千者。孟子所謂虎賁三千人也。虎賁者臣也。夫有亂十人。可統乎有臣三千矣。則管子所引者當爲異文也。不如左傳所引者之善焉。苟不爲異文。而又條分之。則大誓豈當若是之辭繁邪。詩卷耳疏云。險詖者不正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是也。詩女曰雞鳴云。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亦內助焉爾。則卷耳之義可推也。引官人者襄十五年左傳文。晉語云。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重之以周召畢榮。韋注云。榮。榮公也。蓋武王皆得有焉。其餘詳召誥君奭顧命諸篇。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乍音作

乍古通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今必言于西土者。原其始也。其爲文。猶孟子稱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康誥曰。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蓋其光于四方者。皆始于西土焉。號平聲

述曰。此墨子兼愛篇所引大誓文也。古鐘鼎款識。作書爲乍。蓋古通也。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坊記曰。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蓋引此以明之也。鄭氏曰。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

無罪言有德是也。以武王伐紂無不克矣。而言紂克予者。論語所謂臨事而懼也。無良言無善也。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大誓文也。鄭注云。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蓋鄭本可明也。襄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與坊記同。今書疏於馬序。改紂作受矣。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釋詁云。勝克也。今轉注之。詩角弓鄭箋云。良善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自由也。天之視聽無形也。由我民之視聽而視聽焉。此易言其順乎天者必言其應乎人也。

述曰。此孟子所引大誓文也。趙注云。自從也。言天之視聽

從人所欲也。今攷釋詁云。由。從。自也。則自爲由。亦爲從也。

然大誓又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則當有所由而從之矣。

今訓由者。於文尤洽也。引易者。單象傳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此大誓之言本乎皋陶謨者也。天聰明者。天之視聽也。鴻

範曰。視曰明。聽曰聰。

述曰。此詩烝民鄭箋所引文也。其箋稱書曰而引之。詩疏

云。大誓文也。蓋疏据鄭古文本與。然無今文明据矣。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

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爲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也。○謹案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託於大誓者。以人欲爲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於外物焉。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性之欲之正也。人性之欲。有雜人欲而化於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必絕之矣。而妄以爲天必從之乎。好去聲惡烏路反拂扶弗反迂音虛悖音背

述曰。此襄三十一年左傳所引大誓文也。蓋魯穆叔稱大

誓而引之。杜注云。今大誓無此文。昭元年左傳鄭子羽亦稱大誓而引之。杜注云。逸書。蓋杜猶國語注焉。周語鄭語所引文同。韋注亦謂此散亡矣。此不可不察也。夫魯穆叔於公作楚宮者。則引此而說之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既而公薨于楚宮。然欲楚者。欲之不正也。其以是死者。天絕之也。非天從之也。穆叔所言。非大誓之本義也。鄭子羽於齊國子。衛齊子。陳公子招言憂者。則引此而說之曰。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既而齊衛陳皆有患。然兆憂者。非所欲也。兆憂而憂至。自作孽也。非天從之也。子羽所言。亦非大誓之本義也。周語單襄公於王叔欒郤至者。則引此而說之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

乎。既而郤至死難。王叔奔晉。然欲郤至者。欲之不正也。其奔晉者。天絕之也。非天從之也。單襄公所言。皆非大誓之本義也。然則大誓之本義安在乎。鄭語史伯引此以明周幽王之必弊者。其本義也。韋注云。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是也。繇是言之。此引大誓者四。而得其本義者一。則未及春秋時也。失其本義者三。則皆在春秋時也。此昭十八年左傳所以言周亂而學將落也。非大誓所繇散亡之漸邪。今雖散亡久矣。而逸文幸存也。苟不察焉。後世誣民者將託此誣之矣。互詳今古文大誓篇目疏。朱子云。拂。逆也。引樂記者。詳召誥篇。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襲音習

朕我也。武王自謂也。協韋氏謂合也。襲重。休美也。祥者章氏謂福之先見者。是也。若白魚赤烏之類也。言我夢合我卜矣。而又重于美祥焉。故單襄公說之曰。以三襲也。戎大也。雖大商亦必克之也。詩曰。燮伐大商。○謹案周官有占夢。有大卜。皆司王事者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此豈故察之微而難知者邪。以至誠之道察之。其微也。斯其顯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今繇大誓而推之。高宗則象夢焉。盤庚周公則用卜焉。君奭言休祥則聞鳴鳥焉。古之察之者。皆以自考也。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何予聖者訊之不以自考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非考卜之宜矣。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君子慎之哉。重平

聲單音善燮息協反訊音信

述曰。此周語所引大誓文也。蓋單襄公稱吾聞之大誓故曰而引之。韋注云。故。故事也。釋詁云。諧。協和也。則協者諧和而合之也。哀十年左傳云。卜不襲吉。杜注云。襲。重也。今非言卜之相重。而言夢卜與休祥之相重也。襲于之于。其爲文以此焉。昭七年左傳云。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不言三襲者。以傳言衞事無休祥也。衞筮而武王卜。今亦通言之爾。卜筮詳鴻範篇。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大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書疏云。六韜後人所作。非實事也。易繫辭傳云。吉事有祥。然凶事亦有焉。若大戊之祥桑也。則禍也。今祥曰休祥。則福也。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戎。大。

詳康誥疏。章氏云。戎兵也。以兵伐商。此於經病添文也。如曰兵商。則不辭矣。引大商者詩大明文。引占夢者詩正月文。毛傳云。故老元老。訊問也。鄭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信徵祥之甚。繇鄭言之。是訊之占夢也。斯不可矣。然宣王中興。其斯干無羊之詩。皆訊之占夢也。非其政事乎。豈其信徵祥之甚乎。詩下文云。具曰予聖。此當貫下文言之也。朱子云。故老舊臣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又云。其訊之。則皆自以爲聖人。是也。而朱子於詩言召彼者略焉。則未詳其互文也。其互文曰。召彼占夢。訊之故老。猶詩采芑所謂鉦人伐鼓也。詩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載者僕夫之事也。故相承言之。今非其例

也。引既厭者詩小旻文。猶古通猷。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
王。遂云。維龜正之。蓋其宜也。引考祥者易履上九文。朱子
云。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其義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經文之有韻者也。侵于之疆者。于。謂往取也。蓋侵所往
取之疆界。則于彼紂矣。趙氏謂侵紂之疆界。是也。朱子曰。
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
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述曰。此孟子所引大誓文也。書疏稱馬序所引者。則取于
殘作取彼凶殘。殺伐作我伐。蓋疏從僞古文而改之爾。襄
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云。則取于凶殘。此多凶

字。無彼字。蓋又竄之在孟子僞古文閒也。謂往取爲于者。詳康誥疏。于省或于此焉。或于彼焉。詩出車云。于彼牧矣。其例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惡音烏行古音杭喪去聲

此伐紂後。既成君而告戒之辭。蓋附見於大誓焉。惡乎猶何者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又云。惡乎宜乎。其爲文同也。或曰。惡古通烏。烏乎。猶嗚呼也。長歎之辭。其行。謂天行。易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行讀如詩寘彼周行之行。古音也。此此經文之有韻者也。鑑謂自鏡也。言惡乎爲君

子乎。天有顯明之德。其所行甚章著焉。今爲君子鑑戒者不遠。蓋在彼殷王紂爾。凡曰謂者四。皆述殷王之言也。暴者牧誓所謂暴虐也。不常者康誥所謂惟命不于常也。九有九州也。商頌曰。奄有九有。不順者無逸所謂非天攸若也。祝斷也。公羊傳曰。天祝予。盤庚曰。罔知天之斷命。喪者喪亡也。君奭曰。天降喪于殷。今言斷命而降其喪亡也。大帝者猶湯所謂皇皇后帝也。蓋天亡殷而周受之。則君子之鑑可知矣。言鑑者非誓師伐之之辭。而旣伐鑑之之辭。則史之附見也。其附見者以發明大誓之意也。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其是之謂乎。鑒與鑑通。○謹案大戴禮稱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此黃帝顓頊之道也。師尙父以告武王矣。其道非開堯典之先者乎。尙書獨載堯以來。堯典之首。則曰。欽明。欽敬也。敬則明矣。詩所以言文王緝熙敬止也。孔子所以言敬而極之蠻貊夷狄也。朱子所以尊程子之主敬也。謂敬不可行。是怠勝敬矣。宜紂之滅也。雖然。喜怠者豈不謂主敬之迂哉。嗚呼。是何其言紂之言而不懼也。斷多管反不易之易以智反顓項音

專旭

述曰。此墨子非命篇所引大誓文也。蓋稱大誓之言而引之。其說爲非命者。墨子之蔽爾。引天行者易剝彖傳文。引周行者。詩卷耳文。詩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蓋周鑑可知也。鑑者鑒文之異焉。史記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

以自鏡也。唐相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宋相司馬光脩資治通鑑書。皆自鏡之義也。引九有者詩元鳥文。毛傳云。九有九州也。引天祝者哀十四年公羊傳文。何注云。祝斷也。引宜鑒者詩文王文。毛傳云。駿大也。丹書詳尚書大名疏。

引敬止者。詩文王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與音預

罔。誣也。刑者或死或不死也。附下而罔上者。無君也。故誅死焉。附上而罔下者。無民也。故服刑焉。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曠官也。故黜退焉。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蔽賢也。故放逐焉。皆惡其爲小人也。易師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蓋師終之戒也。此殆伐紂後告戒其臣者與。亦史之附見也。惡烏路反

述曰。此說苑臣術篇所引大誓文也。蓋說苑者劉向著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矣。然班氏稱向博極羣書者也。今未知其古文乎。其今文乎。其見之佗說乎。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與此略同。則用經之意而非明引之也。漢書注云。罔誣也。或曰。夫不能進賢者。豈無不知所舉非知而蔽之者乎。蓋此在曠官中矣。大學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言爲蔽賢者罪也。或曰。安知此經非言紂臣乎。蓋以牧誓攷之。紂臣多罪。是其罔下也。是其不能進賢也。然紂臣暴虐。豈惟無益于民邪。紂既不君。亦何

言罔上邪。

武成　逸文四條

武成者。伐紂而武功成也。鄭氏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蓋亡於漢光武時矣。

述曰。鄭義詳書序疏。

惟一月。壬辰。㫄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㫄與旁通霸音魄翌音翼

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不言正月者。未改正朔也。漢志曰。周正月。辛卯朔。又曰。死霸朔也。蓋辛卯朔。壬辰㫄之。霸古通魄。說詳康誥。翌明也。與翼通。猶召誥言翼日也。朝早也。堂下謂之步。說詳召誥。周鎬京也。朝步自周者。明乎武王以

伐紂告廟也。于往也。

述曰。此漢書律麻志所引武成文也。翌明。釋言文。詩君子于役箋云。君子于往行役。蓋于者往也。

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粤古通越。于也。言武王于是來也。猶召誥言越若來也。既巳也。甲子者即牧誓所稱之日也。禮曰。子卯不樂。蓋桀以乙卯亡。而紂以甲子亡也。咸同。劉殺也。樂音洛

述曰。此漢書律麻志所引武成文也。詩汝墳毛傳云。既巳也。引禮者檀弓文。咸同。詳君奭疏。劉殺。釋詁文。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燎力召反 馘音域

惟與維通。周書世俘篇曰。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蓋伐紂武成。武王成君爲天下王也。故於四月告廟祀天焉。漢志曰。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是也。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今周廟內事也。而以庚戌剛日焉。祀天。外事也。而以辛亥柔日焉。此非常祭也。一時之宜也。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亦剛日也。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亦柔日也。皆非常祭也。燎者燔物以祭也。禮曰。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今燎祀者。以武成爲天下王而告廟也。天位者。蓋周始祀天。圜丘未成。先爲天位于周也。猶召誥亦位成而郊也。禮曰。郊之用辛也。蓋卜郊者因武成辛亥爲吉也。此祀天者。以武成爲天下王而告天也。禮曰。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謂此也。此武王祀天之始也。乙卯者。內事以柔日也。祀馘常祭也。庶國者會伐紂之諸侯也。以者。左右率之以祀也。馘獲也。詩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顏氏謂獻于廟而告祀是也。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辟必益反共音供圜與圓同大室之大音太

述曰。此漢書律厤志所引武成文也。引外內者。禮曲禮文。引薪燎者。禮月令文。圜丘。詳堯典類祭疏。引用辛者。禮郊特牲文。引既事者。禮大傳文。以義詳召誥疏。馘獲。釋詁文。引詩傳者。皇矣毛傳文。顏氏者。師古也。唐書有傳。今所引者。其漢書注義也。引樂記者。今樂記無之也。蔡邕明堂論稱焉。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蓋與

樂記同。京者周之鎬京也。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魯頌云。在泮獻馘。皆于學言之也。而于廟可推矣。周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其義也。鄭志云。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是也。今所馘者。牧誓所稱多罪也。周書世俘篇云。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蓋與漢志引武成說同。武成言朝步自周者。以始行言。故其日癸

已也。世俘言步自于周者。以旣吾言。故其日丁未也。大誓云。丙午逮師。丁未者其次日也。若夫世俘篇言六月庚戌之燎者。其下又云。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此周書之雜而不經者也。互詳今古文大誓及牧誓篇。

血流浮杵。杵昌呂反

杵舂杵也。血流浮之。此史形容其戰功之辭。趙氏以爲言事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有爲言之也。以戰國策攷之。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繇是推之。蓋戰

國嗜殺。必有藉口於武成斯言者。故孟子辯焉。猶其明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也。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說之曰。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蓋當不以辭害意也。聘禮曰。百名以上書于策。則策爲百字矣。孟子言二三策者。蓋以武成大略言之也。言取其大略云爾。其所謂血流浮杵者。則不盡信也。或以此謂孟子疑經。或以此謂孟子時尙書已亂。是不又以辭害意乎。故孔子之言。有子且辯其有爲言之也。舂音鍾有爲之爲去聲應平聲漂音飄鹵音櫓孑音絜

述曰。此論衡語增篇所引武成文也。蓋論衡者王充著焉。充在東漢之初。則猶及見武成也。易繫辭傳云斷木爲杵。蓋所以舂也。曲禮云。舂不相。注云。相謂送杵聲是也。釋文

云。相息亮反。趙氏之義釋孟子所言武成也。說文云。漂浮也。櫓大盾也。鹵與櫓通。朱子云。子獨立之貌。遺脫也。以意逆之詩人之志在於憂旱。是也。以禮檀弓攷之。曾子稱夫子之言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子游云。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而有子則先辯之云。是非君子之言也。既而又先辯之云。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注云。喪謂仕失位也。

揜誥　逸文一條

揜與奄通。蓋以成王踐奄而有是誥焉。揜音奄

述曰。易彖傳云。困剛揜也。釋文云。揜本又作掩。虞作弇。則揜古通奄也。成王征序云。遂踐奄。或曰。揜誥卽成王征也。

非也。此執書序百篇而言之爾。詳書序辯。

遂踐奄。

踐。履也。蓋物有履而滅之者焉。今謂成王履其地而滅之也。

述曰。此大傳所引揜誥文也。大傳之周傳。引揜誥而說之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今不從者。左傳言齊地云。蒲姑氏因之。則書序謂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者。是也。詩破斧疏引大傳而辯之云。傳謂殺其身。則奄君見殺。與序不同。傳非也。緜是言之。如傳說爲引成王征序者。則何以不同序說乎。蓋伏生今文。無序也。蒲與薄通。大傳又以薄姑爲奄君名也。則宜不

同序說矣。明此所引而說之者。撟語文也。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踐履。說文義也。詩行葦云。牛羊勿踐履。蓋戒其履而滅之也。互詳書序辯。

君陳　逸文三條

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蓋正長也。成周在洛之東。故繫之曰東郊。成周之正。王官之長也。此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者。與若酒誥毖庶邦之臣也。故其辭稱爾君焉。長丁文反

述曰。詩雨無正鄭箋云。正長也。成周詳書序辯。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平音嗚呼

此稱爾君者明乎君陳告庶邦之臣也。如告庶官而入告我王。則當皆言我君矣。今告庶邦之臣。則曰爾君。庶邦之臣自稱。則曰我君。蓋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焉。君陳言此。則入告我王者不亦可推乎。故禮記引此以明善則歸君也。嘉善也。謀以事言。猷以理言。鄭氏曰。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是也。蓋良者君德之良也。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以此見君德當良也。顯者我君良德之顯也。述曰。此禮坊記所引君陳文也。蓋稱君陳曰而引之。鄭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詳書序辯。釋詁云。嘉善也。繇道也。猷與繇通。釋詁云。猷謀也。蓋散文則通也。今對文則異矣。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釋詁云。元良首也。詩角弓鄭

箋云。良善也。易彖傳云。大哉乾元。又云。首出庶物。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易說卦云。乾爲君爲首。言君德之良善也。詩鶉之奔奔云。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則君德當良矣。春秋繁露云。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遂稱我君之德而上之文而引之。且說之云。此爲人臣之禮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蓋董子言良臣也。其言不顯諫者。亦自一端言之爾。皐陶謨云。股肱良哉。今以良臣之顯者言之。亦謂人臣相告之辭也。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信道不篤者也。若如。克能也。如己弗能見者。願見之甚也。由從也。鄭氏謂用也。己亦不能從而用之。則豈惟見

猶未見乎而念聖之心。自是止矣。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君陳文也。緇衣云。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遂引此文以明之。則信道弗篤。蓋其本義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釋詁云。由從自也。則由亦從也。由用。詩君子陽陽傳義也。今兼訓之。欲其尤易明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鄭氏曰。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是也。蓋君陳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者。於此其可見與。季漢武侯發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明衆謀之出入也。內音納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君陳文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虞度。釋詁文。引武侯者見三國志。幼宰者董和之字也。

畢命 逸文一條

史記曰。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蓋命畢公以分成周郊之居里也。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朏方尾反

十有二年者。漢志謂康王也。朏月出也。說詳召誥。策者策命畢公而治洛之成周也。豐邑名。刑灋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蓋分成周郊之居里。其猶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者與。此殆以文王作豐爲灋也。詩曰。作邑于豐。今言作策

而特曰豐刑焉。則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亦大要也。冊與策通。多士曰。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故畢命猶分居里焉。

述曰。此漢書律厤志所引畢命文也。漢志言劉歆三統術者。謂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朏。三日庚午。則稱畢命豐刑曰而引之。夫畢命今古文皆無之也。漢志得引之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大傳引九共及帝告文。亦伏生壁本之殘也。今大傳無引畢命文。其出於孔氏者歟。此史記錄湯征之例也。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

也。其疑劉歆之僞者。非也。詳僞古文書疏稱漢志所引文。策下有書字。蓋疏之衍文也。以洛誥例之。書作策則書在其中矣。唐書麻志言僧一行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焉。此据竹書紀年推之爾。史記三代世表。共和庚申以前。固無甲子紀年也。經曰豐刑。蓋二字句也。引式刑者詩我將文。毛傳云。刑灋也。引作豐者詩文王有聲文。豐邑。詳召誥疏。

君牙逸文二條

君牙臣名。書序謂穆王命之爲大司徒也。蓋史以臣名名篇。

述曰。君牙詳書序辯。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如字讀

資取也。猶取而用之也。越語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蓋資皮則資冬矣。資絺則資夏矣。祈者。祭而求之也。祭灋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周官大祝掌六祈。四曰禜。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祈寒暑也。今經之言。互文也。言夏日而暑雨。小民苦之。則惟曰怨焉。以爲祈暑不可也。將取於冬。而祈寒乎。小民又苦之。則亦惟曰怨焉。今互言之。蓋曰。冬日寒雨。小民惟曰怨。資夏祈暑。小民亦惟曰怨。故緇衣引此。以明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也。鄭氏曰。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是也。然則君不當如寒暑之中而和民乎。絺音希相近如字讀大音太禜音詠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君雅文也。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此言作者。謂以臣名作篇名焉。攷工記云。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云。資取也。亦稱杜子春說以越語者矣。越語注云。資取也。絺爲也。精曰絺。麤曰綌。說文云。祈求福也。祭瀘言相近者。鄭讀爲禳祈。亦祈寒暑也。其無乃破字歟。張子讀如字。是也。詳堯典六宗疏。引左傳者。昭元年文。詩雨無正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說文云。凡雨之屬皆从雨。緐是言之。古者四聲。其義皆通焉。夏雨之雨上聲。雨雪之雨去聲。此後世之讀云爾。說文云。雪凝雨。凝古作冰。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今以互文言之。言寒雨則雪在其中矣。

故經之爲文。至文也。雖一字安能動乎。康誥云。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多怨故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故鄭云。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江氏云。鄭君北海高密人。居故齊地也。齊與魯鄰。是以悉齊魯之方言也。今不從鄭者。傳經非惟以言傳也。言傳亦非必方言也。不有古本在乎。苟如字而通焉。古義將在斯矣。奚其破字爲也。

蔡仲之命 逸文一條

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蓋蔡仲之命也。惎音忌閒去聲蔡蔡叔上

蔡字素葛反乘去聲行去聲帥音率見亦燕反

述曰。引左傳者定四年文。杜注云。基毒也。蔡蔡叔。上蔡字。

杜注云。蔡放也。

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胡。杜氏謂蔡仲名也。毋若者命戒之辭。爾考者胡之父蔡叔度也。違王命者蔡叔從管叔以殷畔也。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其王命蔡仲之義乎。蠱音古

述曰。此定四年左傳所引文也。蓋稱其命書云而引之。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引易者蠱六五文。易序卦云。蠱者事也。易雜卦云。蠱則飭也。蓋事壞則飭之矣。或曰。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何也。蓋曰父之道者。游氏所謂當

改而可未改者是也。春秋。文公十有六年。毀泉臺。公羊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夫勿居者。徐改之也。言祖。則父可明也。苟父之喪未三年。而遽毀之。不尤譏邪。若夫父違王命。當遽改者也。故蔡仲之命。於是乎戒焉。

尙書集注述疏卷三十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